

13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五)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于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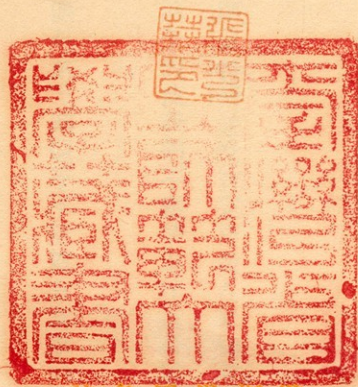
033

1700

可憐的人

(五)

著 俄 黨
譯 丹 李 于 方



著名世界譯漢

002069

可憐的人



第七卷 商馬第案子

一 辛白烈司姆姆

我們將要讀到的那些事情，在海濱、蒙特猗並沒有完全被人家知道，但是已經被人洞悉了的。那一點卻留在這個城裏一種深刻的追念，假使我們不盡情地詳述，在這部書裏，便成一個大缺點了。

在這些細微末節的裏面，讀者將遇見兩三處似乎不能真有其事的情節，但是我們爲尊重事實而保證其真確。

在蛇威來拜訪的那個下午，馬德蘭先生照常去看芳汀。

他在走近芳汀以前，叫了人去把辛白烈司姆姆找來。

在養病室服務的那兩個姆姆叫佩爾佩迪 (Perpétue) 姆姆和辛白烈司 (Simplice) 姆姆，他們和其餘一切爲慈善服務的姆姆們一樣，都是拿撒勒派的女教徒。

那個佩爾佩迪姆姆是一個極普通的鄉下姑娘，服務慈善，頗形粗俗，皈依上帝，有如謀一職業。她做教徒，正如別人之做烹婦。這類人並不是罕見的。那些修道院中人樂於收容這種粗笨的鄉間土貨，一舉手而變成聖佛朗沙派教士或聖羽習耳派的女教徒。這些鄉民可以做宗教中一些粗重的工作。從一個牧豎變成修道士，毫無衝突的地方，並且也不感大困難；鄉村和寺院公同的那種蒙昧無知的本質是一步成就了的預備工作，所以鄉民可以立刻和寺僧並立。罩衫寬大一點，便成僧衣了，那個佩爾佩迪姆姆是一個體格強大的女教徒，生於蓬塔慈 (Pontoise) 附近的麻靈城 (Marines)，一口土音，好多言，嘵嘵不已，依照病人信神或假冒爲善的程度以定湯藥中白糖的分量，唐突病人，和垂死的人鬧閒氣，幾乎把上帝拋在他們的臉上，氣憤憤地對着臨終者亂唸祈禱，魯莽，誠實而面赤。

那個辛白烈司姆姆卻和白蠟一般地白。她在佩爾佩迪姆姆旁邊，好像是普通蠟燭旁邊的禮

拜堂中的靈前細燭。梵山得保羅 (Vincent de Paul) 在下面幾句高明的話裏面把一般慈善姆的面目神妙地評定了，語中一分自由含一分的義務：『她們的修道院祇是病院，修行的小室祇是一間租來的屋子，神殿祇是她們那教區的禮拜堂，迴廊祇是城裏的街市和醫院的房間，圍牆祇是服從，鐵柵祇是對於上帝的畏懼，幕祇是遜容。』那個辛白烈司姆姆便是一個有生命的這種理想人物。沒有一個人看得出辛白烈司姆姆的年紀，她從不會有過少年，似乎也永久不應當老。這是一個安靜，嚴肅，友好，冷淡，從來不會說過謊的人兒——我們不敢說一個婦人。她溫和到彷彿是嬌脆的，然而比較花崗石更堅實。她用她那種纖細潔白可愛的手指和病人接觸。在她語言之中，我們可以說，有寂靜；她祇說必要的話；並且她嗓子的聲音可以建造一個懺悔所，又同時可以美化一個沙龍。這種細膩正和粗羊毛布袍相稱，牠的粗糙的磨擦使人時時回憶到天國和上帝。還有一點瑣細的事，讓我們特別說出來。從來不會說謊，從來不會為任何作用，或毫無作用地，說過一句不是實在情形，不是純粹的實在情形的話，這便是辛白烈司姆姆明顯的性格；這便是她美德中的特點，她因這種無可動搖的誠信，在教會裏面，幾乎是大名鼎鼎的。西伽爾 (Sicard) 教士在給那個又

聾又啞的馬昔一 (Massieu) 的一封信裏談到過辛白烈司姆姆。無論我們是怎樣誠摯，忠實，純潔；在我們的良心上面，大家全有那些小小的，無辜的，謊話的裂痕。她呢，絲毫沒有。小小的謊話，無辜的謊話，這種事情存在嗎？說謊是惡的絕對。說一點謊，是不可能的；說謊的人，把全部的謊話都說出來了；說謊是魔鬼的真面目；撒旦有兩個名子，他叫撒旦，又叫謊話。這就是她所想的。並且她這樣想，就這樣實行。因此她有我們已經說過的那種白色，牠的光輝連她的嘴唇和眼睛全籠罩了。她的笑容是白的，她的目光是白的。在這顆良心的玻璃上面沒有一點灰塵，一點蜘蛛網。在皈依聖梵山得保羅的時候，她便特別選了辛白烈司做名字。我們知道夕昔耳 (Sicile) 的辛白烈司是一個聖女，她是生在錫納克斯 (Syracuse) 的，假使她肯說謊，說她是生在色惹斯特 (Ségeste) 的，原可以免於難，但是她寧肯讓人把雙乳拔去，而不肯答謊話。這位主神恰和這個心靈相稱。

那個辛白烈司姆姆在入會的時候有兩個弱點，她漸漸地改了；她從前有吃糖果的嗜好，並且好收信札。她素來祇讀一本拉丁文的大字祈禱書。她不懂拉丁文，但是懂那本書。

這位虔信上帝的姑娘和芳汀情投意合了，她也許感覺了那種內心的美德，於是自告奮勇，照

顧芳汀的事，幾乎由她一手包辦了。

馬德蘭先生把辛白烈司姆姆引到一邊，用一種奇異的聲音囑咐她照顧芳汀，那位姆姆到後來纔想起這種聲音。

離開了那位姆姆，他便到芳汀的身邊去。

芳汀每天等着馬德蘭先生的出現，好像一個人等着熱和歡樂的光。她向姆姆們說——祇是市長先生在此地的時候，我纔是有生命的。

那一天，她的熱度很高。她剛看見馬德蘭先生，便問他說：

——珂瑞忒呢？

他含笑地答道：

——快來了。

馬德蘭先生對於芳汀還是和平日一樣的。不過平日他祇留半個鐘頭的功夫，這一天卻留了一個鐘頭，芳汀大為高興。他向着一切的人，再三囑咐，不可使那個病人缺少甚麼東西。大家看見，在

某一個時候，他的面色是非常沈鬱的。但是等到大家知道了那個醫生俯在他的耳邊說過：『她的體力大減。』這件事情，便明白了。

隨後，他回到市政府裏去，辦公室中的侍者看見他細心地研究着懸在他辦事處裏面的那張法國道路圖，他用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了一些數目字。

二 施果福賴兒師父的精明

從市政府出來，他走到城的盡頭一個福浪德爾人的家裏。這個人叫施果福拉愛(Scuffaër)，變成法文便是施果福賴兒(Scuffaire)，他有馬匹出租。車子亦可隨意租用。

到這個施果福賴兒的家裏去，最近的路，便是走一條行人稀少的街，在這條街裏，有馬德蘭先生寓居過的本堂牧師的住宅。據一般人說，那個牧師是一個正直，可敬而善爲人謀的人。正當馬德蘭先生走到這所牧師住宅門前的時候，街上祇有一個行人，那個行人注意了這件事：市長先生走過了這所牧師住宅以後，停住腳，立了一會，又轉過身來，直回到牧師住宅的那扇不大不小有一個鐵鎚的門口。他急捷地把手擺在鐵鎚上，並且把牠提起來；過了一會，他又重行停了下來，突然不

動若有所思，幾秒鐘之後，他輕輕地把那個鐵鏈放下來，免得牠落下來發出聲音，隨後再循原路走去，形狀的急促是他以前所不會有過的。

馬德蘭先生找着了施果福賴兒師父，他正在家裏補一套韁轡。

——施果福賴兒師父，他問道，您有一匹好馬嗎？

——市長先生，那個福浪德爾人說，我的馬都是好的。您所謂好馬是怎樣的好馬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一匹每天能走二十里而路的馬？

——鬼那個福浪德爾人說，二十里而

——是的。

——要拉車子嗎？

——是的。

——走過以後，牠有多少時候休息呢？

——牠總應當能殼在必要的時候，第二天又走。

——走原來的那一段路程嗎？

——是的。

——鬼！鬼！又是二十里而嗎？

馬德蘭先生從衣袋裏把他用鉛筆畫了一些數目字的那張紙拿出來。他把牠送給那個福浪德爾人看。那些數目字是5, 6, 8 $\frac{1}{2}$ 。

——您看，他說，總共，十九又半，等於二十。

——市長先生，那個福浪德爾人又說，您的事情可以辦到。我的那匹小白馬。有時候您應當看見牠走過吧。這是一匹下蒲鸞內(Bas Boulonnais)產的小牲口。火氣正旺。起初，別人想把牠做一匹坐騎。呀！牠發起烈性，牠把所有的人都攆到地上去了。大家都以牠是一個壞東西，不知道怎樣辦。我把牠買了來。叫牠拉車子。先生，這纔是牠情願的；牠和娘兒們一樣的溫存，走得和風一樣地快。呀！真的，不應當騎在牠的背上呵。牠的意思並不是要做一匹坐騎。各個都有牠的壯志。拉，可以，乘，不行；我們應當相信，牠向着自己說過這樣的話。

——牠可以跑快嗎？

——您那二十里而。一路小跑步，不到八個鐘頭便到了。但是我有幾個條件。

——談吧。

——第一，您一定要讓牠在半路上吐一個鐘頭的氣；牠應當吃東西，並且當牠吃東西的時候，要有一個人站在那塊看守，免得客寓裏的用人把牠的蕎麥偷去了；因為我留心過，在客寓裏，那些蕎麥被用人侵吞的多，被馬吃下去的少。

——有人看着。

——第二……車子是給市長先生坐的嗎？

——是的。

——市長先生知道駕車子嗎？

——知道。

——那末，市長先生祇可以一個人旅行，並且不可以帶行李，免得馬受累。

——照辦。

——但是市長先生既不帶人，他就非自己看守蕎麥不可呵。

——應許了。

——我每天要三十法郎。停着不走的日子也一樣算。少一文錢都不行，並且牲口的食料也歸市長先生出。

馬德蘭先生從他的錢包裏拿出三個拿破崙擱在桌子上。

——此地先付兩天。

——第四，走這樣的路程，蓬車是太重了，馬會困乏。市長先生須得應許在我有的一輛小車子裏面旅行。

——我應許。

——輕是輕的，但是是敝蓬的呢。

——我不在乎這些。

——市長先生考慮過沒有？我們是在冬季裏呀。

馬德蘭先生不答應。那個福浪德爾人接着又說：

——市長先生想到過天氣很冷嗎？

馬德蘭先生仍不開口。施果福賴兒接着說道：

——又想到天可以下雨沒有？

馬德蘭先生擡起頭來，說道：

——那輛輕車和馬在明天早晨四點半鐘一定要在我的門口等。

——聽見了，市長先生，施果福賴兒回答說，隨後，一面用他大手指的指甲刮着台子木頭裏面的一個迹印，一面用那些福浪德爾人最善於合在他們狡猾裏面的那種漠不關心的神氣說道：

——我現在纔想到一件事情。市長先生沒有向我說他到甚麼地方去。市長先生到甚麼地方去呢？

從交談起始的時候，他就沒有想到過旁的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以前何以不敢問。

——您的馬有好的前腿嗎？馬德蘭先生說。

——有，市長先生。在下坡的時候，您可以勒住牠一下。您去的地方有許多斜坡嗎？

——不要忘記明天早晨準四點半鐘在我的門口等，馬德蘭先生回答說；於是他出去了。

那個福浪德爾人，好像他自己在過了些時候以後所說的，「呆着和畜生一樣。」

當那扇門重新開開來的時候，市長先生已經出去兩三分鐘了；這回進來的又是市長先生。

他仍舊有那付心思撩亂而力自鎮靜的神氣。

——施果福賴兒師父，他說，您租給我的那匹馬和那輛車子，您以為可以值多少錢呢，馬載着

車子的話？

——馬拉着車子，市長先生，那個福浪德爾人呵呵大笑地說。

——就算值多少錢呢？

——難道市長先生想買我的車子和馬嗎？

——不買。但是我要使您有一種擔保，以備萬一的危險。我回來的時候，您把錢還我就是了。依

您估價車馬值多少錢呢？

——五百法郎，市長先生。

——五百法郎在此地。

馬德蘭先生擺一張鈔票在桌子上，便走出去了，這一次不再回頭了。

施果福賴兒深悔沒有說一千法郎。在實際上，那匹馬和那輛車子總共值三百法郎。

那個福浪德爾人把他的妻喚來，又把這件事情告訴她。市長先生可以到甚麼鬼地方去呢？

他們討論起來。——他往巴黎去，那個妻說。——我以為不是的，那個丈夫說。馬德蘭先生把畫着數目

字的那張字忘記在火爐案上了。那個福浪德爾人把牠拿來，研究牠。——五，六，八又半？這應當是記

驛站數目的。他轉身向着他的妻。——我找出來了。——怎樣呢？——從此地到愛司丹（Hesdin）

有五里而，從愛司丹到聖博耳（Saint Pol）六個，從聖博耳到阿哈斯八個半。他去阿哈斯。

在這時候，馬德蘭先生回到他家裏去了。

從施果福賴兒師父家回去的時候，他走了一條最長的路，彷彿牧師住宅的那扇門對於他是

一種引誘，因此他要避免牠。他上了樓到自己的房間裏，把自己關在裏面，這是一件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因為他平日樂於早睡。但是同時馬德蘭先生的唯一女僕，那個工廠的門房，看見他的燈光在八點半鐘便熄了，她把這件事情告訴回來的那個司庫員，又說道：

——難道市長先生害病嗎？我覺得他的神氣有一點奇怪。

這個司庫員恰恰住在馬德蘭先生房間下面的那個房間裏。他絲毫沒有注意那個女門房所說的話，他去睡，並且睡着了。

快到夜半的時候，他忽然醒過來；他從夢中聽見在他的頭上有一種響聲。他聽聽。那是一種一
來一往的步履聲，好像有人在上面那間房子裏面走路。他再細心一點聽，於是認出了馬德蘭先生
的腳步聲。他覺得這個奇怪，平日在起身的時刻以前，馬德蘭先生的房間裏不會有過聲音。過了一
會，那個司庫員聽得一種聲音，彷彿是一張被人開着又被人關上的櫥。隨後，有人搬動了一件木器，
一陣寂悄之後，那種腳步聲音又開始了。那個司庫員坐在牀上，完全醒了，望着，他從他窗子的玻璃
看見對面牆上有一扇亮着的窗子的紅映光。從光線的方向上面看來，這祇能殼是馬德蘭先生房

間的窗子。那種反映的光顫着，好像牠是一種火焰的反映而不是一種光的反映。窗格的影子沒有顯出來，這個可以證明那扇窗子是完全開着的。以當時的那種嚴寒，這扇開着的窗子是足以令人驚疑的。那個司庫員又睡着了。過了一兩個鐘頭，他又醒了過來。同樣的步履聲，緩而勻，始終在他的頭上來而又去，去而又來。

那種反光始終映在牆上，但是現在牠是黯淡而平息的，好像一盞燈或一支燭的反射。那扇窗子仍舊是開着的。

下面便是在馬德蘭先生房間裏經過的事情。

三 一個腦子裏的狂風驟雨

讀者一定已經猜着了，馬德蘭先生便是常華尙。

我們業已向這顆良心的深處探望過，再向那裏面探望的時刻又到了。我們做來不能不受感動，不起顫驚。除這種探視以外，再沒有更驚心怵目的事了。精神的眼睛，除了人心以外，再沒有旁的地方可以得着更多的異彩，更多的黑暗；牠再也沒有比這更可怕，更複雜，更神秘，更變化無窮的東

西可看。世間有一種比海更大的景形，這是天；有一種比天更大的景形，這便是心靈的內容。

吟詠人類的良心，縱使這祇談到一個人，縱使這祇談到人羣中最微賤的一個，也是熔冶一切頌揚英雄的詩歌於一爐而成一部優越固定的英雄讚。良心是妄念，貪慾和陰謀的混沌世界，夢想的冶爐，惡念的危境，詭辯的絕域，慾望的戰場。在某些時候，您從他灰色的面容去澈底研究一個沈思的人吧，看他的內幕，看他心靈的內容，望他那種混沌的情形。在那種外表的寂靜下面，有荷馬詩中那種巨人的肉搏，米爾頓詩中那種龍蛇的混戰，但德詩中那種幻想的縈繞。人人心中懷着，用比較量腦中的期望和一生的行爲，致使人陷於失望的這顆至大無極的良心，實是一件令人沮喪的東西！

亞里頁利（註一）在一天述過一扇他曾在牠前面猶豫過的凶門。在我們的前面也有一扇，在牠的門口我們不免遲迴不進。但是讓我們進去吧。

讀者業已知道了常華尙自從小隋衛那次事情發生以後的遭遇，除此以外，我們要補述的事

（註一）亞里頁利（Alighieri）是但德的姓。

不多。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已經看見，他已是另外一個人了。那個主教所期望於他的，他都實現了。這不僅是一種改變，竟是重生。

他做到了匿跡的一步，變賣了那個主教的銀器，祇留了兩隻燭臺作紀念，從這個城裏溜到那個城裏，穿過法蘭西，來到海濱蒙特猗，發明了我們說過的那種新法，成就了我們談過的那種事業，做到自己使人無可捉摸，無可接近，於是從此以後，卜居在海濱蒙特猗，領略他自己因往事而增悵惘的良心和因後半世而得安慰的前半生，亦足聊以自慰；他安逸地度着歲月，有保障，有希望，他祇有兩種心思：匿名和修德；避遠世人，歸順上帝。

這兩種心思在他的精神裏面緊密地滲合起來，致成爲一種心思了。這兩種不相上下全是他所寢饋不妄而行之惟恐不速的；他一切的行動，無大無小，都受牠們的指引。平時，在規範他一生行動的時候，這兩種心思是可以相輔而行的；牠們把他向僻靜裏拉；使他成爲樂於爲善而簡樸的；牠們所貢獻的是同樣的意見。然而，在牠們的中間也免不了有逕庭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記得，全海濱蒙特猗稱爲馬德蘭先生的那個人並不因爲爲後者犧牲前者，爲他的安全犧牲他的德

行而有所遲疑。所以，他不顧一切的審慎，一切的周全，保存了主教的燭臺，居過他的喪，把所有過路的通烟囪童子喚來詢問，調查了花狐洛勒的家庭，並且甘受蛇威那種足以令人侷促的諷刺，救出了胡煦勒 梵老頭子的命。我們已經注意過，彷彿他的思想，取法於一切聖賢和忠恕之士，以爲自己最要的天職並不在於爲自己。

然而，我們應當申明，和這相同的衝突情形還從來不曾碰見過。管束我們正談着他那些痛苦的那個不幸的人的那兩種心思從來不曾交過這樣猛烈的戰鬥。他從蛇威走進他的辦公室，說了最初幾句話的時候，便大致，——但是深邃地——懂得這次的事情。當他那樣深深藏着的那個名字被人那樣奇突地說出的時候，他大爲震驚，好像被他那種凶惡而奇離的命運所昏迷了似地，並且因那種驚嚇，他起了在大震動以前的那種驚顫；他埋頭曲背，好像狂風暴雨中的一株橡樹，好像一個臨陣的兵士。他覺得在他的頭上，來了滿天雷電交作的烏雲。他一面聽着蛇威說話，他最初的意思便是去，跑去，自首，把那個商馬第從牢獄裏面救出來，而自受監禁這樣是和割入靈敏的肉體一樣苦楚創痛的；隨後，這種心思過去了，於是他向自己說：想想吧！想想吧！——他壓倒了最初的那

種闊達大度的行動，望着那種俠氣而畏縮了。

固然，假使這個人，在受了主教的那些聖人之言，又經歷了這樣多年的懺悔和犧牲以後，正當着有了值得傾羨的起始的那種刻苦的中途，縱有這樣危險的局面當前，仍能毅一刻不遲疑，繼續不停地向着臨青天的那個懸崖走去，這纔可以算是壯麗呵。這固然可以算得壯麗，但是實際不是如此的。我們很應當認識清楚在這個人的心靈裏面所實現的各種東西，並且我們祇能說出在那裏面有過的。最初支配着他的是自存的本能；他急忙地把自己的各種主意聚集起來，不露聲色，注意面前的蛇威，那個大危險，因恐怖而決意緩定一切的計劃，不想他應取的辦法，力自鎮定，好像一個武士拾起他的盾。

在那一天餘下的時候裏面，他便是這種情形，心內思潮起伏，外表恬靜自如；他祇取了一種『防衛的辦法』。一切還是混亂的，並且在他的腦子裏互相抵觸，心情的騷亂使他不能看明任何具體的主見；關於他自己，除開他知道剛受了一種大的打擊以外，他絕說不出甚麼來。他照常到芳汀病榻的旁邊去，並且，因一種慈仁的本能作用，自己覺得應當如此，便延長了晤談的時間，還把她

好好地託付與姆姆們，以備自己萬一的遠行。他彷彿覺得應該到阿哈斯去，並且還完全沒有決定這次的旅行，便向自己說：從前的那種嫌疑既已完全消滅，便不妨去看看這事情的經過，於是他定了施果福賴兒的車子，以便不時之需。

他用了午膳，食量頗佳。

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面，他便考慮起來。

他研究這種情形，覺得牠是奇離的，奇離的程度使他在心思繚繞之中。受着一種幾乎不可言喻的燥急的衝動，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走去把房門門上。他恐怕又有甚麼東西進去。他嚴陣以待可以發生的事情。

過了一會，他吹熄了燈。燈光使他厭煩。他彷彿覺得有人看見他。

誰呢？某人。

哎！他所要拒之門外的東西終於進來了，他要使牠不能看見，牠偏望着他。他的良心。

他的良心，就是說上帝。

但是在起初的時候，他還欺騙自己；他有一種安全和獨居的心情；上了門門，他便以為沒有人能敲動他了；熄了蠟燭，他便以為沒有人能敲看見他了。那末他是屬於自己的；他把雙肘擱在檯上，頭靠在手裏，向黑暗裏思索起來。

我在甚麼地方呢？——我不是在作夢嗎？——我聽見了甚麼話？難道真的我看見了這個蛇威並且他向我說了這樣一番話嗎？——那個商馬第究竟是甚麼東西呢？——他真像我嗎？——這是可能的嗎？——昨天我還那樣安寧，絕沒有想到有甚麼事情要發生！——昨天這個時候，我在幹甚麼事情呢？——這件事裏面有甚麼呢？——將怎樣解決呢？——怎樣辦呢？

這些便是纏繞着他的憂慮。他的腦子已經失去牠收留主見的能力了，他的情緒像波瀾一般地流過去。於是他用兩隻手扼着自己的額頭，想阻住他的思潮。

這種囂亂使他的意志和理智不得安寧，他想從中尋出一種明確的見解和一定的辦法，但是他所得的，除苦惱以外，一無所有。

他的頭熱極了。他走到窗子前面，大大地把牠推開。天上沒有星。他又回來坐在檯子的旁邊。

第一個鐘頭就是這樣過去的。

漸漸地，在這個時候，一些朦朧的線索在他的沈思裏面開始結構而固定了，並且他可以用觀察實際的那種準確窺見——不是全部的情形——而是某一些細節。

他開始認清楚了：這種情形雖然是那樣奇特緊張，但是他完全是牠的主人翁。他的恐怖祇漸漸地擴大。

他直至今日所作的事情僅僅是在掘一個窟窿，以便掩埋他的名字，與他行動所顯示的嚴正和宗教的志願並不相干。當他捫心自問的時候，當他黑夜思量的時候，素來他所最怕的，便是萬一聽見別人叫出這個名字；他向自己說：這樣便是他一切的末日了；這個名字一旦重行出現，便足以使他喪去他的新生命和——或者一並，誰知道？——他心內的新靈魂。當他想到這唯一的憂慮可以實現，便顫慄起來。假使有一個人在那些時候向他說：將來有一天，這個名字可以在他的耳邊喧傳，常華尚這個醜名可以忽然從黑夜裏跳出來並且立直在他前面，用來照破他的祕密的那種烈光可以突然在他的頭上照耀；但是這個名字並不恐嚇他，那種烈光適足以使他的隱情更加深密，

這副撕破了的的面幕適足以增加此中的神祕；這種地震可以鞏固他的屋宇，這種非常的變故所得的結果祇是「適合我心」地使他的生存更加顯赫，同時又更加難於被人識破，並且這位仁愛而誠實的有產階級馬德蘭先生，因那個偽常華尙的遭遇，走出來比較以前更加使人尊崇敬服，也更加安寧——假使有一個人向他說了這些話，他必定搖着頭，認爲無稽之談。可是！這一切剛才恰巧實現了，這一堆不可能的事情竟成爲事實了，上帝已經允許把這些等於癡人說夢的事情變成真正的事實！

他的夢想繼續地清澈起來。他漸漸地了解他的地位了。

他彷彿覺得他剛從一個說不出的夢裏醒過來，又看見自己正當黑夜，立着，戰慄，欲退不能，在一個坑谷邊上斜坡盡頭的地方滑着。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不相識的人，一個生人的黑影，命運把這個人當作他自己，於是把他向那個深穴裏推。如果要那個深穴閉口，便非有一個人落下去不行，他或者那一個。

他祇得任其自然。

光明充足了，他這樣地承認——他在監牢裏的位子是空着的，躲也無用，那個位子始終在那裏候着他，搶小隋衛的事情又送了他到那裏面去，這個空的位子候着他，繞着他，直到他進去了方始休，這是無可避免的，勢所必至的。——隨後，他又向自己說：——在這時候，他有一個替身，那個叫商馬第的東西碰到了那種惡運，至於他，從今以後，可以假那個商馬第的身體坐着監牢，冒馬德蘭先生的名生存於社會，祇要他不阻止人家把那塊和墓石一樣，一落永不再起的罪石壓在那個商馬第的頭上，他再沒有甚麼事情要當心了。

這一切都是那樣強烈而奇突的；致使他在心中忽然起了一種不可言喻的衝動，這種衝動是沒有一個人在一生之中能殼得着兩三次以上的，這是良心的一種激發，其中含有譏刺，歡樂和失望，把心中的疑問全部引動，我們可以稱牠為內心的一種狂笑。

他急忙地再把他的蠟燭點燃。

——甚麼！他向自己說道，我怕甚麼？我何必那樣着想呢？我已經獲救了。一切都完事了。我原來祇有一張半開的門，從這張門裏我的過去可以引禍到我的生命裏來：現在這張門堵塞了！永遠堵

塞了！使我心慌了這樣久的那個蛇威，自以為猜着了，我實在也猜着了，天呵！並且無處不尾隨我的那個生來猛烈的人，無時不追蹤我的那隻凶惡的獵犬，現在被擊退了，到別處去忙了，絕對地走入歧途了！他從此心滿意足，任我逍遙，他得着他的常華尙了！誰知道，也許他還要離開這城子呢！況且這一切事情的成功並不是我的力量！我絲毫不曾過問呀，但是這裏面又有甚麼不幸呢？等會兒看見我的人，我以名譽發誓，還以為我遭了甚麼大不幸的事呢！總而言之，假使有人蒙害，那完全不是我的過錯。主持一切的是上天。牠明明願意這樣！難道我有權柄去擾亂牠所措施的嗎？我現在還要求甚麼呢？我還去管甚麼閒事呢？那並不和我相干。怎樣！我並不滿意！但是我究竟需要甚麼？這麼多年以來我所期望的目的，我在黑夜裏的思慮，我向天禱祝的願望，安全，我達到了。上帝要這樣。我絕不能反抗上帝的旨意。並且上帝何以要這樣呢？爲着使我能繼續我已經開始的工作，使我能毅行善，使我將來成爲一個偉大和鼓人勇氣的模範，使世人知道我所受的苦況和我洗心革面的美德到底得了善果！我實在不懂何以剛纔我不敢到那個誠實的牧師家裏去，認他做一個聽懺悔的教士，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他，請求他的意見。他說的一定是那樣的說了。決計聽其自然！仁慈的

上帝去辦吧！

他在他良心的深處，我們可以說他俯視着他自有的深淵，向着自己這樣說。他從椅子上面立起來，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不必再想了，他說。決計這樣辦！——但是他絲毫不感覺快樂。

反而感覺不安。

人不能設防止自己迴想一種意見，正如不能防止海水流回海灘。對於水手，這叫做潮；對於罪人，這叫做悔恨。上帝搖蕩人的心靈正如海水。

過了一點點時候，他不能自主，又回到自說自聽的那種沈悶的對答裏面去了：說着他所不情願說，聽着他所情願聽的話；一種神祕的力量向他說：想！正如兩千年以前牠向着一個受刑的人說過：走！他在這種力量前面，祇得讓步。

我們在比較談遠一些並且完全了解以前，讓我們在一種必需的觀察上面仔細研究一下。

一個人向着自己說話，這是確有的事情，凡是勞心的人都有過這種時刻。我們並且可以說，語言在人的心裏，從思想走到良心，又從良心回到思想的時候，纔是一種燦爛無比的神祕。這一篇書

裏面用了許多『他說，他喊道』這種字眼，我們應當祇在上面所說的那種意義裏面去了解牠們。一些人向自己說，向自己講，向自己喊叫，而外間的寂靜仍然不破。有一種大聲的喧嘩，除口以外，一切都在我們的心裏說話，心靈的實在並不因其完全無形無體而減少其實在。

於是他問自己：他處於何種地位。他在那種『決計』上面自相問答。他向自己供認。剛纔他在腦子裏面所定的那種計畫是荒謬的，『聽其自然，任慈悲的上帝去辦』純粹是可恥的。讓這種天定和人爲的乖誤去成功而不加以阻力，噤口不言，結果毫無表示，這恰是鑄成大錯！這是最卑鄙的作爲，喪失人格的行爲！這是卑汗，怯弱，鬼蜮，無恥，醜陋的罪惡。

八年以來，那個不幸的人初次嘗到一種不良的念頭和一種不良的行爲的劣味。他憎惡地反吐牠出來。

他繼續反躬自問。他嚴厲地問着自己，所謂『我的目的已經達到』究竟是怎麼意思。他向自己說：他生在世間實在是有一種目的。但是甚麼目的呢；隱藏自己的名字嗎？蒙蔽警察嗎？難道他所做的一切事業僅是爲着這一點點小事嗎？難道他沒有另外一個大的真正的目的嗎？救他的靈魂，

而不是救他的軀體。重爲誠實仁善的人。做一個有天良的人！難道這不是至高無上，唯一的，他始終所期望的，那個主教所責成他的嗎？——斬斷已往的事實！但是他並不是在斬，偉大的上帝！再做一件卑污的事情，反是把牠接續了！但是他又在作賊了，作最可惡的賊了！他偷另外一個人的生活，性命，安寧和他在人世中的地位！他在變成一個殺人者。他害人生命，害一個可憐人的精神生活，使他受那種可慘的活死刑，大家叫做牢獄的那種餐風飲露的死刑。反之，自首，救出蒙着那樣痛心的冤枉的那個人，以舊名自稱，重做囚徒常華尚以盡天職，這纔真是完成他的復活，把他所自出的那個地獄的門永遠關上呵！外表入獄，實際上卻是出獄呵！他應當這樣做！他如果不這樣做，便是一無所成！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徒然的，他的刻苦全是白丟了的，他祇可以說：有何好處呢？他覺得那個主教在那裏，那個主教愈是死了，愈是活靈活現的，那個主教的眼睛望着他不動，此後這個守身如玉的馬德蘭市長在他的眼裏將成爲可憎的人，而那個囚犯常華尚卻是高潔可欽的了。人們祇看見他的面具，那個主教卻看見他的真容。人們祇看見他的生活，那個主教卻看見他的良心。那末他非到阿哈斯去救出那個假常華尚，告發這個真的不行！傷心哉！這是最偉大的犧牲，最痛心的勝利，最後

的難關；但是非這樣辦不行。慘痛的身世！他祇有走進世人眼中的羞辱纔能彀達到上帝眼中的聖果！

——那末，他說，這樣辦吧，盡我的天職！救那一個人！

他大聲地說了這些話，自己也不覺得。

他拿出他的那些書，檢查之後，又把牠們依秩擺好。他把一束許多受了累的小商人寫給他的債券丟在火裏。他寫了一封信，加了印，假使當時有人在他的房間裏，他便可以看見信封上寫的字是：「巴黎達爾脫奧街，銀行家拉斐特先生啓。」

他從一張書案裏取出一個裏面有些鈔票和他這年赴選舉會還用過的護照的皮夾。

假使有人看見他這樣一面潛思默念，一面完成了那些雜事，他定然可以想見他心中的事情。不過有些時候，他的嘴唇動着；在旁的一些時候，他擡起頭，注視着牆上任何的一點，彷彿恰巧在那一點上面他有要了解或詰問的東西。

他寫完了給拉斐特先生的那封信，便把牠和他的皮夾一同插在衣袋裏，又開始走起來。

他的縈想沒有變換方面。他繼續清析地看見他那些天職寫成一個一個有光的字在他的眼前燃燒着，並且隨着他的視線動移——去！說出你的真名自首！——

同時他又看見，並且彷彿牠們具有觸目的行狀在他的眼前走着似地，素來做他處世定則的那兩種主見：匿名修德。生平第一次，他覺得牠們絕對是不相容的，並且他看見分離牠們的那個異點。他認識清楚了，這兩種主見中間的一種是善的，其他一種卻可以爲害；前者是對人問題，後者是對己問題；一個說『他人』，其他一個說『我』；一個來自光明，一個來自黑暗。

那兩種主見互相鬭爭，他望着牠們鬭爭。他一面想，牠們便一面在他精神的眼睛前面闊大起來；現在有巨大的身材了；他彷彿看見在他自己的裏面，我們剛纔所說的那種種無極裏面，在黑暗和微光的中間，一個女神和一個女魔酣戰。

他異常恐怕，但是他覺得那個善的思想獲勝了。

他覺得他良心和命運的另一急迫時期又到了；那個主教顯示了他新生命的初期，這個商馬第又顯示着牠的第二期。大大地醒晤以後，現在到了受大試驗的關頭。

但是那種炎熱，平息了一會，又重發了。萬端的情緒穿過他的腦海，然而使他的決心更加堅固了。

在一個時候，他向自己說過：——他對於這件事情太浮躁了吧；無論如何，這個商馬第是不值得注意的；總而言之，他偷竊過。

他回答自己說：——假使那個人果真偷了幾只蘋果，這是一個月的監牢問題。這和苦役是大不相同的。並且誰知道呢？他偷了嗎？證實了嗎？常華尚這個名字壓在他頭上，彷彿也無需乎證據了。欽差審判官豈不常常這樣做嗎？大家以為他是竊賊，因為知道他做過犯人。

在另外一個時候，他想到，在他自首的時候，人家也許重視他舉動的俠義，他七年以來誠實的生活，他對於地方所作的工作而加以宥免。

但是這種設想很快地就消滅了，他一面苦笑，一面想：偷着小隋衛的那個四十銅元可以加他以再犯的罪名，這件案子定然會重行提出，並且依據法律精確的條文，可以使他受終身的苦役。他丟開一切的幻想，漸漸地超脫塵世，到別處去尋覓安慰和精力了。他向自己說：他應當盡天

職；盡了天職以後或者也不見得比較逃避天職以後更苦痛些；假使他『任其自然』假使他躲在海濱蒙特猗，他所受的尊視，他的好名譽，他的善舉，敬重，尊崇，他的慈善事業，他的財富，他的名望，他的德行都會被一種罪惡所汙染；這一切聖潔的東西和那樣怪東西調和在一塊將成爲甚麼味兒呢！反之，假使他完成他的犧牲，入獄，受木柱上的鞭笞，戴綠帽，做沒有修息的苦工，受別人沒有矜憫的羞辱，他卻和一種高潔的思想參化了。

到後來，他向自己說，這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命運是這樣註定了的，他並不是變更上天旨意的主人翁，無論如何他應當選擇：或是外君子而內小人，或是聖潔其中而羞辱其外。

考慮如許愁慘的心思，他的勇氣並不沮喪，但是他的腦子倦了。他開始不由自主地想到旁的事情，旁的毫無關係的事情。

他兩鬢裏面的動脈強烈地搏躍。他不停地走來走去。夜午起初在禮拜堂，隨後又在市政廳都報過了。他數着那兩個鐘的十二擊，又比較牠們的聲音。在這時候，他想到幾天以前，在一個收賣破銅爛鐵的商人裏，看見一口出賣的古鐘，鐘上寫着這樣一個名字：『羅曼城，安端，阿耳邦』(An-

他覺得冷，升了一點火。他沒有想到把窗子閉上。

在這時候，他又墮入他的恐怖中了。他非強自記憶不能彀想起自己在夜午以前所思索的事
情，到後來總算想到了。

——呀！對了，他向自己說，我已經決計自首。

過後他忽然想到了芳汀。

——哎呀；他說，還有那個可憐的婦人！

此地一個新的難問題發生了。

突然在他縈想裏面出現的芳汀，好像是一道意外的光。他彷彿覺得他四周的一切全變了形
狀，他喊道。

——哎喲，但是直到此刻，我還祇替自己着想呢！我祇計量於我適宜的事情。我宜於緘默或宜
於自首，——隱我的名或是救我的靈魂——做一個人格掃地而受人恭維的官吏或是一個不名

譽而可敬的囚徒，這關於我，始終關於我，僅僅關於我！但是，我的上帝，祇完全是自私主義！——這是自私主義不同的方式，但是總不免是自私主義呀！假使我稍許爲旁人着想呢？最高的聖德便是爲旁人着想。想想吧，研究研究。除開我，取消我，忘記我，結果怎樣呢？——假使我自首呢？他們捉住我，釋放那個商馬第，再把我關在牢裏，這樣很好。過後呢？此地將成甚麼局面呢？呀！此地，有地方，有城，製造廠，實業，工人，男的，女的，年高的祖父，孩子，窮人！我創設了這一切，我維持着這一切的生活；凡是有一個突煙的烟囪的地方，都由我擺火中的柴和鍋中的肉；我造成了安適，交通，信用；在我以前，一無所有；我把這全地方重行建設了；與以生命使之活動，蕃殖，興奮，富庶；失去了我，便是失去了靈魂。我退避，一切都滅亡。——還有那個飽嘗痛苦，捨身成仁，我於無心中而造成她一切痛苦的婦人！難道我在補償她因我而受的痛苦上面，不欠她一筆債嗎？假使我走了，將發生甚麼事情呢？那個母親死。那個孩子無人照顧。這便是我自首的結果。——假使我不自首呢？想想看，假使我不自首呢？

在向着自己發了這個問題之後，他停着不動。彷彿他經過了一陣遲疑和戰慄，但是這種時候不長，他鎮靜地回答自己說：

——那末，那個人去進牢監，這是真的，但是有甚麼鬼！他自己作了賊！我說他沒有作賊也是徒然，他作了賊！我呢，我留在此地，我繼續下去。十年以後，我可以賺一千萬，我把這一千萬散在地方上，自己不留一點，這有甚麼要緊？我所做的並不是爲着自己！大衆日益富裕，實業發達，興旺製造所和工廠增加；家庭，盈千累萬的家庭！快樂；地方人口日多；在祇有幾戶農家的地方產出鄉鎮，在覓不見人的地方產出農村；窮困不存，荒淫，娼妓，盜竊，殺人，一切的醜行，一切的罪惡全隨着窮困化爲烏有！並且這個可憐的母親也養着她的孩子！全地方的人都富庶誠實！哎呀！我剛纔瘋了，發昏了，我說着甚麼自首呢？真地，我們應當小心，事事都不可躁進。有甚麼希奇！因爲我歡喜做一個偉大和寬厚的人——說來說去，這是一套好出鋒頭的把戲！——因爲我祇想到我，祇想到我一個人，說甚麼爲着援助一樁也許過分而實際公正的刑罰，援助一個不相識的人，自然是一個賊，一個無賴，便要使全地方受害！使那個可憐的婦人死在醫院裏！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和狗一樣死在路旁呀！這多麼可慘呵！那個母親連和她的孩子也不能再謀一面！那個孩子連母親也幾乎不會認識！況且這一切全爲着一個罪該入獄——假使不是因爲那件事也一定會有旁的事——的偷蘋果的老畜生！何等漂

亮的區區小節，救一個罪人而犧牲多數的無辜，救一個行將就木並且在牢獄也不見得比較在他破屋子裏更苦的老流氓，而犧牲全體的人民，母親們，婦人們，孩子們！那個可憐的小珂瑞忒，她祇有我在世上，這時候她一定在那一對湯納提的骯髒房子裏面凍到發青了！那兩個東西又是一對好人！於是我對於這一切可憐的人們將不能盡職了。我去自首！我會做出一樁愚鈍的妄舉！我試從最壞的方面着想看。假定在這裏面，對於我有一種不良的動作，並且到了一天我的良心將爲這件事來責備我，爲了別人的好處忍受這些祇對我而發的責備，實現祇使我的靈魂墮落的那種不良的作爲，那纔是忠於謀人那纔是美德。

他起立，又走起來。這一次他彷彿覺得是心滿意足的。

在世間黑暗的地方總尋得着金鋼鑽，在那些思想深密處方纔尋得着真理。他彷彿覺得到了那些深密的處所以後，在那些最幽暗的黑地裏摸索了許久以後，他終於獲得握在手中的那一顆金剛鑽，那一點真理；他望着牠，目爲之眩。

——是的，他想到，是這樣的。我得着了真理。我有了辦法。結果我倒底抓住了一點東西。我已經

下了決心了聽牠去！不必再猶豫，不可再退後。這是爲着大衆的利益，並不是爲我。我是馬德蘭，我仍舊做馬德蘭。讓那個叫常華尙的人去受苦！常華尙已經不是我了。我不認識這個人，我已經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假使在這時候某一個人做了常華尙，他自己去想辦法吧！這和我不相干。這是一個在黑夜裏飄蕩着的惡名，假使牠停下來落在誰的頭上，便歸誰倒霉！

他對着壁爐上面的一面小鏡子望着自己，說道：

——真奇怪！有了辦法，使我心裏舒服了！我完全不是剛纔的那個樣子。

他又走了幾步，隨後頓然停了下來：

——好好地！他說，不應當在決定了的計劃的第二步辦法前面狐疑。現在我和常華尙仍舊是藕斷絲連的。應當把這些絲斬斷！此地，就在這房間裏。有一些露我痕跡的物品，一些不能說話而可以做見證的東西，說定了，應當把牠們完全消滅。

他搜着自己的衣袋，從裏面取出他的錢袋，打開來，拿出一片鑰匙。

他把這片鑰匙插在一個鎖眼裏，這個鎖眼正埋在裱牆壁的紙上花紋顏色最深的地方，幾乎

是看不見的。一層夾壁開開了，這是一種設在牆角和壁爐的長案中間的假櫥。在這層夾壁裏面祇有幾件破衣，一件藍粗布罩衫，一條舊外袴，一只舊背囊，一根兩端鑲了鐵的粗刺棍。看見過常華尙在一八一五年十月中間穿過狄涅城的人們，都一眼認得出那種希奇藍縷的裝飾的全套行頭。

他保存了這些東西，正如他保存那兩隻銀燭臺，意在永遠不忘記自己的出身。不過他把來自牢監的這些東西藏了起來，把來自主教的兩只蠟臺讓人家看。

他向門偷看了一眼，好像他恐怕他雖然上了門子而仍舊開開似地；隨後用一種敏捷和突然的動作，把一切的東西，破衣，棍子，背囊，一手抱起，全拋在火裏，那樣謹慎地，冒着危險藏了這麼多年的東西，他看都沒有看一眼。

他又把那張假櫥關上，牠既是空的，便從此沒有用處，於是他倍加謹慎，推了一樣大木器，堵住櫥門。

幾秒鐘之後，那間屋子和對面的牆上都被一種紅色而顫動的大反光所照映。一切都正燃燒着。那根刺棍燒得劈拍作聲，火星直爆到屋子的中間。

那隻背囊，在和牠裏面那些藍縷不堪的破布一同焚化的時候，露出了一樣在灰裏閃閃發光的東西。假使有人彎着腰，不難看出一枚銀幣。這一定是搶了那個通烟凶童子值四十銅元的錢。他呢，並不望着火，祇管走，一來一往，走個不休。

驀然他的視線觸着壁爐上面被反光照得隱隱發亮的那兩支銀燭臺。

——噫！他想到，常華尙還完全在那裏面呢，我應當把那東西也毀了。他拿了那兩支蠟臺。

火力還足，即刻變更牠們的形狀，做成一種不能辨認的銀塊。

他彎腰在火爐上，烘了一陣火。他實在過了一陣舒服的時候。——好火，他說。他拿着兩支燭臺中間的一支撥動了火。

一分鐘後，牠們全在火裏了。

當這時候，他彷彿聽見一種聲音在他的心裏喊叫：

——常華尙！常華尙！

他的頭髮豎起來了，他好像變成了一個聽着噩耗的人。

——是呀！對啦，做到底！那個聲音說。做完你所做的事情！毀了這兩支燭臺！消除這種紀念品！忘記那個主教！忘記一切！害那個商馬第！幹吧，這樣好。稱讚你自己！這樣，定妥了，下過決心了，說過了，那邊有一個人，一個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甚麼錯處，也許沒有做過一點壞事，一個無罪的人，因你的名字而遭不幸，被你的名字好像罪名似地壓在頭上，將為你被囚，將受判決，將在汗穢和悚懼之中以終餘年的老人！這樣好。你呢，做一個誠實的人。仍舊做市長先生，可尊可敬的。並且是被人尊敬的，使城市富庶，撫卹窮人，教養孤兒，過快樂日子，正心修身，受人欽羨，那末當這時候，當你在此地在歡樂和光明中間的時候，那邊將有一個人穿着你的紅褂子，頂着你的名字受盡羞辱，並且在牢獄裏拖着你。的鐵鍊！是呀，這種辦法是正常的呀！可憐的東西！

汗在他的額頭上流着。他的魯莽的目光注視在那兩支蠟臺的上面。當這時候，在他心裏說話的那種聲音還沒有完。牠繼續說：

——常華尚！在你的前後左右，將有許多歡騰，大呼，讚揚你的聲音，但是單獨有一個沒有人能

殼聽見的聲音，將在黑暗裏咒詛你。那末！聽吧，無人格的東西！這一片頌揚的聲音在達聞上天以前全會落下來，祇有那種咒罵纔能殼直達上帝！

這種聲音起初是很弱並且是從他良心最黑暗的地方發出來的，漸漸變成了宏壯驚人的，現在他在耳邊聽見牠了。他彷彿覺得牠從他自己的體中走了出來，在他的外面說話。他聽得最後的那幾句話是那樣地清晰，致使他驚駭，向房間裏面看了一周。

——此地有人嗎？他恹恹迷離地高聲問着。

隨後他笑着說，彷彿是癡人的那種笑聲：

——我多麼糊塗！此地不能殼有人。

那裏竟有一個人；但是在那裏的那個人不是肉眼可以看見的。

他把兩支燭臺擱在壁爐上。

於是他又用那種單調而沉鬱的步伐走着，把睡在他下面的那個人從夢中驚到跳起來。這樣走動使他舒適一點，同時又使他興奮。有時在無可如何的關頭，我們人彷彿歡喜奔走，向

着一切可以碰見的東西徵求意見。過了一些時候，他又不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了。

現在他對於自己先後決定的那兩種辦法同樣地畏縮起來。他想出的那兩種意見對於他好像同樣是兩條絕徑。——何等的惡運！拿了商馬第當他，何等的遭遇！恰巧用當初上帝彷彿要用來成全他的那種方法來置之於死地！

他考究了一會將來的事情。自首，偉大的上帝！自投羅網！他對着一切他所應當拋棄和應當再受的東西，心情頹喪到無以復加。那末他應當和這樣安好，這樣高潔，這樣快樂的生活，大眾的尊崇，榮譽，自由永決了！他不能再到田裏去散步了，他再聽不到陽春時節衆鳥的歌聲了，再不能佈施給小孩子們了！他不能再感覺注視着他的那種因感激和敬愛而生的柔和目光了！他將離開這所手造的房子，這間屋子，這間小小的屋子！一切，在這時候，對於他都是嫵媚可愛的。他不能再讀這些書了，不能再在這小小的白木台子上面寫字了！他的那個唯一的僕人，看門老婆婆，不會再在早晨送咖啡給他了。偉大的上帝！代替這些的是苦役隊，枷，紅衣，腳鐐，疲勞，黑屋，布牀，那一切大家知道的駭人聽聞的事情。在他那種年紀，在做過他那樣的人以後，假使他還是年少力強的！但是，他老了，任何

人都將以「你」稱呼他，受獄吏的搜查，獄警的鞭打！赤着脚穿上鐵鞋！早晚把腿伸出去受檢驗鍊鎖人的鏈子！忍受外國人的好奇心，將有人向他們說：『這一個，他便是做過海濱蒙特猗市長的那個著名的常華尙！』到了晚上，汗流浹背，疲困欲死，綠帽子戴在眼睛上，兩個兩個地，在警兵的鞭子下面，由棍梯援到浮動的牢房裏去！呵！何等的痛苦！難道天命能穀和一個聰明人一樣地殘酷並且能穀變成和人心一樣地乖戾嗎！

無論他怎樣辦，他終久回到他縹渺心情底裏的那句痛心的兩歧話上——留在天堂做魔鬼，或回到地獄裏做天使。

怎樣辦呵，偉大的上帝！怎樣辦呵？

他費盡無窮氣力才消釋了的那種煩惱又重新在他的心裏發熾了。他的思想又開始紊亂起來，並且趨入在失望時所獨有的那種莫明其妙的，麻木而機械的現像。羅曼城那個名字不時回到他的腦海中來，同時又想到他從前聽見過的兩句歌詞上面。他想到羅曼城是在巴黎附近，到了四月，一般青年的情侶到那裏去採丁香的小樹林。

他的心身都搖曳不定，他走來好像一個沒有人扶的小孩。

在某一些時候，他勉強提起精神，去和疲乏對抗。他試着把那個彷彿僵了的問題正式地作爲最後一次向自己提出來。應當自首嗎？應當緘默麼？——結果他沒有看清楚一點東西。他的縈想所塗成的那一切理解的隱約的形狀全發着抖，並且一個一個地化成了烟。不過他覺得，無論他怎樣決定，他總有一點東西會喪失，這是必然之勢，並且是無可幸免的；他覺得無論從右或左他都向墳墓裏走去；他覺得他是在臨終的時候，他幸福的終或是他人格的終。

可憐！他又完全失去決斷的能力了。他比較起始的時候並沒有進步。

這個不幸的靈魂便這樣地在苦惱下面掙扎。

在這個薄命人的一千八百年以前，那個一切聖德和人類一切痛苦集於一身的神人，正當橄欖樹在大空的勁風下面婆娑飄舞的時候，他也擱下了許久那只在羣星密佈的深夜裏顯得黑影憧憧陰魂盈溢的駭人的苦酒杯呵。

四 痛苦在睡眠中所具的形狀

早晨的三點鐘剛纔已經報過了，他這樣走了五個鐘頭。幾乎沒有停，當他倒在椅子上面的時候。

他在那上面睡着了，做了一個夢。

這個夢，和大多數的夢一樣，可以和實況牽扯得上的祇是在一些說不出地陰慘和痛心的地方，但是牠給了他一種印象。這個惡夢那樣地打擊了他，致使他後來記了下來。這是他親手寫好留下來的一張紙。我們以為應當在此地把這東西依照原文錄下。

無論這個夢是甚麼，假使我們不說到牠，這一夜的歷史便不是完全的。這是一個在病中的心靈的一段愁人的故事。

下面就是。在那個信封上面寫了這樣一行字：『我在那晚上所作的夢。』

我到了鄉間。一個遼闊的，寸草不生，令人惆悵的鄉間。我既不覺得那是白天，也不覺得那是黑夜。

我和我的哥，我童年時候的哥，一同散步，這個哥，我應得說，是我從來不想的，並且幾乎忘記了。

我們閒談着，又碰見許多行人。我們談到從前的一個女鄰人，自從她住在這條街上，總開着窗子做事。正談着話，我們因那扇開着的窗子而覺得冷起來了。

鄉間沒有一枝樹。

我們看見一個人，在我們的身邊走過。那是一個赤身露體的人，灰色，騎着一匹土色的馬。那個人沒有頭髮；我們看見他的禿頂，和頂上的青筋。他手裏拿着一枝軟如葡萄藤而重如鐵的鞭子。這個騎士走了過去也沒有和我們說話。

我的哥向我說：讓我們從那條窪路走吧。

那裏有一條既沒有一根荆棘也沒有一點青苔的凹路。一切都是土色的，連天也一樣。走了幾步以後，沒有人答我的話。我忽然發現我的哥已經不在了。

我走進前面的一個村子。我想這應當是羅曼城（爲甚麼是羅曼城呢？）

註這括弧裏面的話是常華尙的手筆

我走進的第一條街是荒漠的。我又走進第二條街。在轉角的地方，有一個人靠牆立着。我向這個人說：——這是甚麼地方？我在那裏？那個人不回答。我看見一扇開着的牆門，我走進去。

第一間屋子是空的。我走進第二間。在房間的後面，有一個人靠牆立着。我問這個人：——這間房子是誰的？我在甚麼地方呢？那個人不回答。那所房子有一個園。

我走出房子，又走進園子。園是荒涼的。在第一枝樹的後面，我看見一個人立着。我向這個人說：——這是甚麼園？我在甚麼地方呢？那個人不回答。

我信步在那村子裏走着，我發現了那是一個城。所有的街道都是荒涼的，所有的門都是開着的。沒有一個活東西在街上經過，在房間裏走，或是在園裏散步。但是在每一個牆角上，每一扇門的後面，每一株樹的背後，立着一個不開口的。每次總祇有一個，那些人望着我走過去。

我出了城，在田裏面走。

走了一陣，我回轉頭，看見一大羣人在我的後面走。我認出了：那些全是我在城裏看見過的那一般人。他們的相貌是奇形怪狀的。他們彷彿並沒有趕快地走，但是他們比我走得快些。他們

走的時候，一點聲音也沒有。一下子，那一羣人追上了我，把我圍起來。那些人的面色都是土色的。於是，我在進城的時候，最初看見，並且問過話的那個人向我說：——您往那兒去呀？難道您不知道您死了多久了嗎？

我張開嘴要答話，但是我看見四周絕沒有一個人。」

他醒過來，凍僵了。一陣和早風一樣冷的風把窗格在鉸鏈裏面吹得祇轉。火已經熄了。燭也快點完了。他仍舊是在黑夜裏。

他立起來，向窗子邊上走去。天上始終沒有星。

從他的窗子望下去，可以看見那所房子的院落和街道。地上忽然發出一種乾脆而結實的響聲，使他朝下看去。

他在他的下面看見兩顆紅星，牠們的光在黑影裏面一伸一縮，形狀非常奇怪。

因為他的思想仍舊半沈在夢境裏：——奇怪！他想道，天上又沒有。牠們現在到地上來了。

當這時候，他的昏迷清醒了，一種和第一次相同的響聲驚醒了他，他望着，並且看出了那兩顆星是一輛車子的燈籠。在牠們所射出的光裏面，他可以辨明那輛車子的形狀。那是一輛被白馬駕着的小車。他聽見的便是馬蹄踏地的響聲。

——這是甚麼車子呢？他向自己說。誰這樣早就來了？

在這時候，一個人在他的房門上面輕輕地敲了一下。

他從頭至腳打了一個寒禁，怪聲地叫道：

——誰在那兒？

一個人答道：

——我呢，市長先生。

他認識那個老婆子，他的門房的嗓子。

——有甚麼事呀？他又問。

——市長先生，恰好早晨五點鐘了。

——這告訴我幹甚麼呢？

——市長先生，車子來了。

——甚麼車子？

——小車。

——甚麼小車？

——難道市長先生沒有要過一部小車嗎？

——沒有，他說。

——那個車夫說他是來尋市長先生的。

——那一個車夫？

——施果福賴兒先生的車夫。

——施果福賴兒先生嗎？

這個人名使他驚了一下，好像一道電光在他的面前閃過。

——呀！對了他回答說，施果福賴兒先生。

假使那個老婆子在這時候看見他，她一定被他嚇壞了。

他一聲不響地停了好一陣。他呆呆地望着那支蠟燭的焰，又在燭心的旁邊拿了一點滾燙的蠟，在手指上滾着。那個老婆子等着。但是她又壯起膽子高聲問道：

——市長先生，我應當怎樣回復呢？

——您說好，我就下來。

五 車輪裏的棍

當時，從阿哈斯到海濱蒙特猗的郵政還用着帝國時代的那種小箱車。那些箱車是一種兩輪的車子，裏面裝着褐色的皮，懸在螺旋式的彈簧上面，僅僅有兩個位子，一個給郵差，一個爲旅客。車輪上面裝有那種害人的長轂，使旁的車子遠遠避讓，今日在德國的道路上還可以看見那種車子。信箱是一只長方形的大匣子，擱在車子的尾端，並且和車子連成一體。這個箱子是黑漆的，車身是黃漆的。

那些車子，在今日沒有甚麼東西和牠們相似，有一種說不出的佻儷醜態；我們看見牠們遠遠地走過，或者在地平線上沿着一條路匍匐着，牠們正像那些大家稱爲，我想是，白蟻的那種蟲，白色的細腰拖着龐大的臀部。然而牠們走得非常地快。那種箱車每晚一點鐘在來自巴黎的郵車到了以後，從阿哈斯出發，比早晨五點鐘稍許早一點的時候便到了海濱蒙特猗。

那一天晚上，從愛司丹到海濱蒙特猗的箱車，正在進城的時候，在一條街轉角的地方，撞了從對面來的一輛白馬拉着的，裏面祇有一個圍着斗篷的人的小車子。那輛小車的車輪受了一下頗猛的碰擊。郵差叫那個人停下來，但是那個旅客沒有聽見，仍舊快步地繼續他的路程。

——這纔是一個和鬼一樣性急的人！那個郵差說。

那個慌忙到這種樣子的人，便是我們剛纔看見疾首蹙額，不知所爲，確實值得矜憫的那一位。他往甚麼地方去呢？他不能設說出來。他爲甚麼慌忙呢？他不知道。他毫無目的地向前走。甚麼地方呢？想必是阿哈斯；但是他或者還要到別處去。有時候他這樣覺得，不禁膽寒。

他沈沒在這種黑夜裏，如同在一個深淵裏。一件東西推着他，一件東西拖着。他心中的事，沒

有人能說出來，將來大家全可以明白。誰在一生之中絕不會走進過這種渺茫的幽窟呢！

況且他完全沒有打定主義，完全沒有下決心，完全沒有固定，完全沒有想辦法。他良心的一切動作全不是確定的。他完完全全是起初的那種樣子。

他爲甚麼上阿哈斯去呢？

他在定施果福賴兒車子的時候，已經重三疊四地唸着他曾經向自己說過的那些話：——無論結果如何，他絕不妨親眼去看一下，親自去評判那些事情，——他應當知道經過的情形，並且這並沒有甚麼不謹慎；——一個人在沒有觀察和考究的時候，總不能設決定辦法；——離開遠了，我們總事事要小題大做，一旦看見了那個商馬第，一種無聊賴的東西，他的良心也許就大大地過得去了，可以讓他代替自己去入牢監；——實在地，蛇威會在那裏，還有那些老囚犯白衛，單尼提，郭虛白已經認了他；但是決不會認出他自己；——啐！胡想！——蛇威還完全睡在鼓裏呢；——一切的猜度和一切的嫌疑都注在商馬第身上，並且猜度和嫌疑是最固執的了；——那末完全沒有危險。這自然是漆黑一團的時候，但是他可以清楚——總而言之，無論他的命運要怎樣惡，他總把

牠捏在掌握中了；——他是命運的主人翁。他堅持這種思想。

實際上呢，說一句真話，他還是最歡喜能殼不去阿哈斯。

然而他去。

一心想着的時候，他鞭着馬，馬調勻而着實地小跑着，每個鐘頭走二里而半。

車子一面前進，他一面覺得他心裏的一件東西向後退。

在天明的時候，他已經到了坦平的鄉下了；海濱蒙特猗城落在他的後頭頗遠了。他望着天邊發白；他望着，卻不見，冬季天明時的各種景象在他的眼前變化。早晨和黃昏一樣有牠各種的幻影。他並不看見牠們，但是在他不知不覺之中，並且因一種幾乎肉體的透襲，那些樹木和山坡的黑影在他心靈的暴烈狀況上加以一种不可言喻的憂感和愁慘。

每一次當他經過一所孤零零的，有時靠近路旁的房子，他便向自己說：但是在那裏面有人睡着！

馬蹄，車鈴，石路上的輪子。奏出一種柔和而單調的聲音。那些東西當人快樂的時候是可愛的，

當人愁悶的時候，卻足以令人生悲。

他到愛司丹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他在一所客寓的門前停下來，讓馬休息，又叫人拿了蕎麥給牠。

這匹馬，施果福賴兒已經說過，是蒲鸞內的小種，頭部和腹部都太大，頸太短，但是胸部寬敞，臀部闊大，腿乾而細，脚有力；醜而強健的種。這頭好的牲口在兩個鐘頭之內走了五里而，並且在臀上沒有一粒汗珠。

他沒有下車。那個送蕎麥的馬夫忽然蹲下去，驗了左邊的那只車輪。

——您這樣要走遠路嗎？那個人說。

他答道，幾乎仍舊在他的縈夢中：

——爲甚麼呢？

——您從遠處來嗎？那個用人又說。

——從離此地五里而的地方來。

——呀！

那個用人又彎下腰去，停了一會不響，眼睛注視那個輪子，隨後立起來說道：

——就是因為這個輪子走五里而路，這是可能的，但是現在牠決不能走一里而之四分之一。他從車子上面跳下來。

——您說甚麼，我的朋友？

——我說您走了五里而路，而您人和馬卻沒有滾在大路的溝裏，這真是上帝顯了靈呢。您自己看吧。

那個輪子確實受了重大的損傷。那輛箱車的撞擊震裂了兩條車輻，並且把車轂撞去一塊，螺旋已經不穩固了。

——我的朋友，他向那個馬夫說，此地有一個車匠嗎？

——一定有的，先生。

——請您幫我一個忙去找他來。

——他就在那面，隔此地兩步路的地方。喂，布伽雅（Bourgallard）師父！
那個車匠布伽雅師父正在他的門限上。他來驗了那只車輪，並且做出外科醫生試驗斷腿的
那副怪嘴臉。

——您能彀即刻把這只輪子修好嗎？

——能彀，先生。

——我在甚麼時候可以動身呢？

——明天。

——明天！

——那裏面有一個整天的工作呢。先生的時間急促嗎？

——非常急促。至遲我非在一個鐘頭以內起程不行。

——不可能，先生。

——那末！兩個鐘頭以內。

——今天是不行了了。我必得從新做兩條輻和一個轂。先生在明天以前是不能走的了。

——我的事情不能設等到明天。假使，不修這個輪子，您換一只可行嗎？

——怎樣換？

——您是車匠嗎？

——當然，先生。

——難道您沒有一個輪子賣給我嗎？我就可以立刻走。

——一只互換的輪子嗎？

——是的。

——我沒有一只完全做好了而和您的車子相合的輪子。車輪總是一對一對相配的。兩只車

輪不是偶然碰上了就行的。

——既是這樣，賣一對輪子給我。

——先生，輪子不是和任何車軸可以配合的。

——不妨試一下。

——不中用，先生。我祇有貨車輪子出賣。此地我們是一個小地方。

——您有沒有一輛坐車租給我呢？

那位車匠師父，起始一眼就認出了那輛小車是租來的。他聳了聳肩膀。

——人家把車子租給您，您把牠弄到這樣好！我有也不租給您。

——那沒，賣給我呢？

——我沒有。

——甚麼！一輛蹩腳車子都沒有嗎？您看得出，我不是難說話的。

——我們是一個小地方。在那個車房裏，那個車匠接着說，我有一輛皮蓬四輪車，是城裏的一個紳士給我看守的，每月三十六號纔用牠一回。——就是說，從來不用的，我很可以把牠租給您，這於我有甚麼相干？但是切不可讓那位紳士看見牠走過；並且，這是一輛四輪車，非有兩匹馬不行。

——我可以郵局的馬。

——先生往甚麼地方去？

——去阿哈斯。

——並且先生今日就要到嗎？

——是呀。

——用郵局的馬嗎？

——爲甚麼不呢？

——假使先生在明天早晨四點鐘到，可以不可以呢？

——決不可以。

——就是，您知道，有一件事要說，在用郵局的馬的時候……——先生有護照嗎？

——有。

——那末，用郵局的馬的話，先生也不能在明日以前到阿哈斯。我們不是在大路上。驛政辦得很壞，馬都在田裏。犁田的時節，已經開始了。大家都需要壯馬，於是四處，在郵局裏和在旁的地方一

樣，搜集馬匹。先生將在每一個驛站上至少等候三四個鐘頭。並且祇能慢慢地走。有許多斜坡要爬。

——咳，我騎馬去吧。把車子解下來。在這地方我總買得到一只鞍子吧。

——當然買得到。但是這匹馬受得了鞍子嗎？

——真的，您提醒了我。牠受不了鞍子。

——那末……

——但是在這村子裏我總可以尋得到一匹出租的馬吧。

——一匹一口氣走到阿哈斯的馬嗎？

——對了。

——您非有一匹在我們這地方尋不出的那種馬不行。起頭您必得去買，因為我們不認識您。

但是既沒有買，也沒有租，五百法郎一千法郎都是不中用的。您找不到一匹那樣的馬。

——怎樣辦？

——最好，就是這樣，老實人說老實話，我來修您的輪子，您等到明天再走。

——明天太遲了。

——太遲也沒有辦法！

——此地沒有去阿哈斯的郵車嗎？牠在甚麼時候走過？

——今晚那兩部箱車，一部上去的，一部下來的，都走夜路。

——怎樣！您非有一天功夫不能修這只輪子嗎？

——一天，並且整整的一天！

——用兩個工人呢？

——用十個工人也無用！

——假使我們用索子把輻綁起來呢？

——綁輻，可以，綁轂，不行。並且車沿也壞了。

——城裏有一個租車子的人嗎？

——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車匠嗎？

那個馬夫和車匠師父同時搖着頭答道：

——沒有。

他感覺一種極大的快樂。

上天在中間作主，這是顯然的了。折斷車輪，使牠在中途停頓，都是牠。他對於這種初次的昭示，不會折服；他剛纔費盡一切可能的心力以圖繼續他的行程；他已經忠誠地並且仔細地想盡了一切的方法；他在時令，勞苦，費用前面，都不曾退縮；他毫沒有自咎的事情。假使他不再走遠一點，這已經不關他的事了。這已經不是他的過失，這不是他良心的事，而是天意的事。

他吐了一口氣。自從蛇威拜謁以後，他第一次舒暢地，滿滿地吐了一口氣。他彷彿覺得，二十個鐘頭以來，緊握着他的心的那只鐵手剛纔已經鬆了。

他彷彿覺得現在上帝是維護他的了，並且明示了旨意。

他向自己說：他已經盡了他的能力，現在祇好安安靜靜地轉身回去。

假使他和那個車匠的談話是在客棧中的一間屋子裏面舉行的，他們便沒有證人，沒有一個人可以聽見他們的談話，事情便可以在此地停頓，而我們將要讀到的那些事情，我們也許全用不着述了。但是這次的談話是在街上舉行的。街上一切的交接總免不了引來一圍觀衆。隨時隨地都有那些祇好看把戲的人們。當他問那個車夫的時候，幾個來往的行人在他們的前前後後停了下來。聽了幾分鐘之後，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年輕的孩子，飛跑地離開了那一羣人。

那位旅行者，在經過我們剛纔所說的那種內心的考慮之後，決定回頭，正當這個時候，那個孩子又來了。一個老婆子跟着他。

——先生，那個婆子說，我的孩子向我說，您有意思租一輛車子。

出自那個孩子帶來的一個老婆子口中的這句簡單的話，使他汗流浹背。他好像看見那自己已經鬆了他的手又在他背後的黑影裏頭出來，預備再握住他。

他答道：

——是的，好媽媽，我尋一輛出租的車子。

他又連忙加上一句。

——但是在這地方沒有車子。

——有，那個老婆子說。

——那末在甚麼地方呢？那個車匠問道。

——在我的家裏，那個老婆子回答說。

他吃了一驚。那隻致命的手又抓住他了。

那個老婆子在一個車棚下面確實有一輛柳條藤做的車子。那個車匠和那個客棧裏的用人，看見買賣不成，大失所望，便來抬槓子，說道：

——那是一部嚇得人壞的破車子，——牠是直接安在軸上的，沒有彈簧，——那些坐位的確是用些皮帶子懸在裏面的，——裏面漏水，——輪子都鏽了，並且都被潮濕浸爛了，——牠和這部小車子一樣，不見得能彀走得遠些，——一部真正的朽車子！——這位先生如果去坐那種車子，纔是上了當呢，——等等。

這些話都是實在的，但是這部破車子，這部朽車子，這個東西，無論牠是怎樣的，總能殼在牠的兩個輪盤上面滾，並且能殼到阿哈斯。

他付了她要的租金，把那輛小車留在車匠的家裏，讓他去修，回頭再來取，把那匹白馬套在車上，上了車子，又走着，他走了一早晨的那條路。

當這輛車子搖動的時候，他向自己承認說：剛纔一刻功夫，他想到，他不到他要去的地方，不禁感覺了一種快樂。他氣憤憤地考驗了這種快樂，覺得牠是荒謬的。何以有這種向後退的快樂呢？無論如何，他旅行總是自由的吧。誰也沒有強迫他。

況且祇有他所願意的事情纔會出現，這是至當不移的。

當他走出愛司丹的時候，一個人的聲音叫着說：停！停！他使用一種急捷的動作停了車子，在這種動作裏面又有一種躁急而暴烈，和希望相似的意味。

這便是那個老婆子的小孩。

——先生，他說，是我替您找着這部車子的。

——怎樣呢！

——您沒有給錢給我。

無處不施捨並且那樣樂於施捨的他覺得這種奢望是越軌的並且是醜陋的。

——呀！是你嗎，不要臉的東西？他說，你沒有錢得！

他鞭着馬，大跑地走了。

他在愛司丹耽誤了不少的時候，他想追上牠。那匹小馬很得勁，牠一匹當兩匹地拉着，但是那時候正是二月，天下了雨，道路都是壞的。並且這已經不是那輛小車子了，這部車子笨而且很重。此外還得上許多斜坡。

他差不多費了四個鐘頭從愛司丹到聖博耳。四個鐘頭走五里而。

在聖博耳，他在最近的一個客棧裏解下了馬，叫人把牠帶到廐裏。當那匹馬吃東西的時候，他依照他允許了施果福賴兒的話，立在槽邊。他想到了一些傷心而漫無頭緒的事情。

那個客棧的老闆娘走到廐裏。

——先生不要吃早飯嗎？

——真的呀，他說，並且我很想吃呢。

他跟着那個面貌鮮豔而快樂的婦人走去。她把他帶到一間矮廳裏面，廳裏有一些棹子，鋪着漆布的台巾。

——快一點，他又說，我還要走路。我的時候很匆促。

一個肥胖的福浪得爾女僕連忙把食具擺上。他用着舒適的情感瞧着那個姑娘。

——我原來是這兒不舒服，他想到。我沒有吃早飯。

大家侍候他。他急忙握住那塊麵包咬了一口，隨後又慢慢地把牠擱在台上，不再去動牠了。

一個車夫在另外一張台子上吃東西。他向着這個人說。

——爲甚麼他們的麵包是這樣苦的呢？

那個車夫是一個德國人，不回答他。

他又回到廐裏，立在馬的旁邊。

一個鐘頭以後，他離開了聖博耳，向着祇離開阿哈斯五里而的坦格（Tingues）前進。

他在這一程路上做些甚麼事呢？他想些甚麼呢？像早晨一樣，他望着樹木，草房的頂，犁好了的田在他的眼前走過，又望着在每次轉角的時候而變其篇幅的風景向後消沈。這種欣賞有時是能穀滿足靈魂的，並且能穀使牠無憂無慮。生平第一次並且是末次地看着萬千的景物，還有甚麼比這更足令人惆悵而更深鬱的呢！旅行，便是隨時生，隨時死。或者，在他精神最朦朧的一部分裏，他正把這些變幻靡常的景緻來比擬人類的身世。人生的萬事萬物都在我們的眼前飄忽。黑暗和光明是相間的：一陣光彩煥發之後，便是一層陰翳；人們望着，忙着伸着手握住走過的東西；每件事都是道路的轉角處；倏忽之間，人已衰老。我們驀然覺得，一切都是黑暗的了，我們看見一扇陰沈沈的門，從前載着我們奔走的那匹暗色的生命之馬停着不動了，我們看見一個面目蒙糊而素不相識的人在黑暗裏解下了牠的轡頭。

當那些從學校出來的孩子們望着這位旅行者走進坦格的時候，暮色已經籠罩着人間。真的，那時正在一年之中，日短夜長的時節。他在坦格沒有停車。當他馳出那個村莊的時候，一個在路上

鋪石子的路工擡起頭來說道：

——這匹馬纔真是困了呢。

那頭可憐的牲口確實祇能緩緩地走了。

——您去阿哈斯嗎？那個路工又說道：

——是的。

——假使您這樣慢慢地走去，您不會早到呀。

他停住了馬，向那個路工問道：

——從此地到阿哈斯還有多少路？

——差不多整整地還有七里而。

——那裏的話郵政地理誌上祇記了五里而又四分之一。

——呀！那個路工接着說，難道您不知道我們正在修路嗎？您從此地起，走一刻鐘，就會看見路絕了。沒有法子再走過去。

——真的麼？

——您可以向左轉，走那條到伽蘭西（Carency）去的路，過河；等您到了康白朗（Camblin）您向右轉；那便是到阿哈斯去的那條聖對樂山（Mont Saint Floy）路。

——但是天黑了，我會走錯路。

——您不是本地人嗎？

——不是的。

——並且完全是小路。——這樣吧，先生，那個路工接着說，您要我替您出一個主意嗎？您的馬倦了，回到坦格去吧。那裏有一家好好的客棧。在那裏過了夜，明天再去阿哈斯。

——我今晚就非到阿哈斯不成。

——這樣當然不同。那末，您仍舊到那家客棧裏去，加一匹馬。那個馬夫可以在那些小路上引您的路。

他從了那個路工的話，退回去。半個鐘頭以後，他又在這原地方經過，但是加了一匹牡馬，快跑

的去了。一個馬夫，自居響導，坐在車上。

但是他覺得時間耽誤了。天已全黑。

他們走到了小路。道路壞極。車子從這條轍裏落到那條轍裏。他向那個響導說：

——仍舊快跑，酒費加倍。

在一個坑裏，那條橫木震斷了。

——先生，那個響導說，橫木斷了。我不知道怎樣把我的馬駕上，這條路在晚上是很壞的；假使您情願回到坦格去睡，明天清早我們可以到阿哈斯。

他回答說：——你有一段索子和一把刀嗎？

——有，先生。

他割了一段樹枝，做了一根橫木。

這樣又耽誤了二十分鐘；但是他們飛跑地走了。

那個平原是漆黑的。一陣低而濃的黑霧盤據在山坡上，又漸漸地散成迷煙。雲裏有一些半明

半暗的微光。從海上吹來的一陣狂風在大地上面吹得四處都發出一種騷擾不寧的聲音。在他們目前的一切都顯出恐怖的景像。在這種黑夜噓出的大氣之中，有多少東西戰慄着呵！

寒氣侵入他的骨髓。昨夜以來，他就沒有吃東西。他隱約憶起另外一次他在狄涅附近的廣原裏所作的夜遊。那是八年以前的事了，想來有如昨日。

在一只遠遠的鐘樓上面，報着鐘點。他問那個用人說：

——甚麼時候了？

——七點鐘，先生。八點鐘我們可以到阿哈斯。我們祇有三里而了。

在這時候，他第一次想到這些事情——他以前不曾想到，覺得有些奇怪——他所耗的心力也許是徒然的吧；他連開庭的時刻也不知道；至少他應當調查一下；這樣朝前面走，而不知道究竟有無用處，確實是孟浪。——隨後他又在心裏這樣計算着：——平常法庭開審的時候是早晨九點鐘；——這件案子不應當需要長的時間；——偷蘋果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結案；——最後不過是一個正犯的問題；——陳述五六件證據，那些律師也沒有多話要說；——他竟會弄到在一切結束了

的時候纔能殼到。

那個響導鞭着馬。他們過了河，聖對樂山已經在他們的背後。夜色漸漸變深了。

六 辛白烈司姆姆受試驗

然而，當這個時候，芳汀是在歡樂裏。

她過了很不舒服的一夜。劇咳，炎熱倍增，她還做了一些惡夢。早晨，醫生來看的時候，她正說着囁語。他露了驚慌的神氣，並且囑咐了：等到馬德蘭先生回來，便立刻通知他。

她在這整個的早晨是精神頹喪的，不多說話，摺着她的臥單，嘴裏低聲唸着一些數目，彷彿是計算路程。她的眼睛內陷而呆滯。牠們顯得幾乎是熄滅了的，並且有時候，牠們忽然精神煥發，和星一般地光輝四散。彷彿在某種慘痛時刻臨頭的時候，上天的光反來照臨塵世的光所離棄的那些人們。

每一次，當辛白烈司姆姆問她覺得怎樣的時候，她依樣地答道：——好。我想看看馬德蘭先生。

幾個月以前，在芳汀剛剛失去她最後的貞操，她最後的羞恥心和她最後的歡樂的時候，她已經是自己的影子；現在她直至自己的魂魄了。肉體的病完成了心病的工作。這個二十五歲的人兒已經是額皮發縐，兩頰憔悴，鼻孔逼窄，牙齒鬆弛，面色青灰，頸骨畢露，肩骨突出，四肢削瘦，皮膚作土色，新生的金絲髮裏雜有灰白的髮了。可憐！疾病催來多少的衰容！

到日中，那個醫生再來，他開了藥方，問人有沒有在養病室裏看見馬德蘭先生，連搖着頭。照習慣，馬德蘭先生總是在三點鐘來看這個病人的。因為準時刻是一種仁愛，他是準時刻的。到了兩點半鐘左右，芳汀焦急起來了。在二十分鐘之內，她問了那個女教徒十次——我的姆姆甚麼時候了。

三點鐘敲了。敲到第三擊，平時幾乎不能在牀上轉動的芳汀竟坐了起來。她躁急地把她那一雙黃瘦的手互相叉緊，那個女教徒還聽見從她的胸底發出一種深鬱的歎聲，彷彿把苦悶吐了出來。於是芳汀轉過頭去，望着門。

沒有人進來；那扇門絲毫不曾開。

她這樣地停了一刻鐘，眼睛釘在門上，不動，彷彿也不呼吸。那個姆姆不敢和她說話。禮拜堂報着三點一刻，芳汀倒在枕頭上了。

她沒有說一句話，仍舊摺着她的臥單。

半個鐘頭過了，隨後一個鐘頭也過了。沒有人來。每次鐘響，芳汀便坐起來，望着門繼又倒下去。我們明白她的心情，但是她絕不會說出一個人名，既不怨天，也不尤人。不過她慘咳着。我們可以說正有一陣陰慘的氣落在她的頭上。她面色青灰，嘴唇作藍色，有時她又微露笑容。

五點鐘敲過了。於是那個姆姆聽見她用很低的嗓子慢聲說道：——我明日既然要走了，他今天便不應該不來呵！

連辛白烈司姆姆也因馬德蘭先生的遲到而驚疑。

當這時候，芳汀望着她牀幕的頂，她的神氣好像在追憶一件事情。忽然，她唱了起來，歌聲微弱，僅如噓氣。那個女信徒聽着。下面便是芳汀所唱的歌：

嬉遊郊外兮，

吾儕欲求珍麗殊多端。
矢車菊藍兮玫瑰渥丹，
矢車菊藍，念吾故歡。

聖瑪麗，御錦袍，昨宵來到，
倚爐傍，向我丁寧道：

甯馨兒，爾所禱。

今番已在吾巾罩。

備布帛，應去城中早，

線和針，請勿草草。

嬉遊郊外兮，

吾儕欲求珍麗殊多端。

我語仁慈聖瑪麗，在爐傍，

安置搖籃飾綵藻。

天縱賜吾最美的明星，

惟汝所錫嬰孩是吾寶。

——聖母，布帛將何爲？

——爲我嬰孩製襁褓。

矢車菊藍兮，玫瑰渥丹，

矢車菊藍，念吾故歡。

滌此布帛兮——何許——河濱。

慎莫污，慎莫損。

製一長袖袍，製一美麗裙。

滿繡名花兮繽紛。

——嬰孩已勿存，聖母，用此將奚爲？

——爲吾製一裹尸巾。

嬉遊郊外兮，

吾儕欲求珍麗殊多端。

矢車菊藍兮，玫瑰渥丹，

矢車菊藍，念吾故歡。

這個歌是一首舊時的搖籃曲，從前她用來使她的小珂瑞忒入睡的，自從五年以來，不見了她

的孩子，她便沒有想到過。她用那樣怨慘的聲音，唱着那樣柔婉的歌曲，真足令人傷心。連那個女信徒也要哭了。那個習於嚴肅的姆姆也覺得一顆淚珠，瑩瑩欲墜。

那個鐘敲了六點鐘。芳汀好像沒有聽見。她彷彿對於她四周的事物已經不注意了。

辛白烈司姆姆派了一個侍女到製造所的守門女僕那裏去探問馬德蘭先生是否已經回來，並且他是否不久便上養病室來。過了幾分鐘，那個侍女回來了。

芳汀始終不動，似乎細想着她的心事。

那個侍女很低聲地述給辛白烈司姆姆聽：市長先生，不願這樣冷的天氣，竟在六點鐘以前，乘着一輛白馬拉着的小車獨自一人走了，連車夫也沒有，大家都不知道他所走的路，有些人看見他轉向阿哈斯的路上去，旁的一些人又說在去巴黎的路上確實碰見他。在動身的時候，他和平常一樣是非常和藹的，他祇和那個守門的女人說過今晚不必等他。

正當這兩個婦人，姆姆問着，侍女猜着，背朝着芳汀的牀，互相耳語的時候，芳汀在牀上跪了起來，兩只握緊了的拳頭抵在長枕上，把頭伸在帳縫裏聽，某一些心臟病可以使人枯槁可怕如死

人而同時舉動自如如健者，芳汀正有這種炎熱時的躁急。她忽然叫道：

——你們在那塊說馬德蘭先生！你們爲甚麼說得這樣低呢？他在幹甚麼？他爲甚麼不來。

她的聲音是那樣突兀而粗燥，致使那兩個婦人以爲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了；她們轉過身來，甚爲驚訝。

——答應嗎？芳汀叫着說。

那個侍女半吞半吐地說道：

——那個守門的女人說他今日不能殼來。

——我的孩子，那個姆姆說，放心，睡下去吧。

芳汀，不改變姿勢，又高聲地，並且用一種暴躁而同時又慘痛的口吻說道：

——他不能殼來嗎？那是爲甚麼呢？你們知道這個原因。你們兩個人私下談着。我也要知道。

那個侍女連忙在女信徒的耳邊說道：——回答她說他正在開市政會議。

辛白烈司姆姆的面孔微微地紅了；那個侍女教她的是一種謊話。在另一方面，他又彷彿很明

白，向那個病人說出真話，一定是給她一種強烈的打擊，在芳汀的那種狀況下面，這是嚴重的。她的面紅，即刻便平復了。那個姆姆擡起她鎮靜而愁鬱的眼睛，望着芳汀說：

——馬德蘭先生走了。

芳汀豎起身子，坐在自己的腳跟上。她的眼睛炯炯發光。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喜色從那副愁容上面煥發了。

——走了！她喊着說。他去找珂瑞忒去了。

於是她舉起雙手，向天伸着，她的面容完全是無可形容的。她的嘴唇動着；她低聲地祈禱。

當她祈禱完了的時候：——我的姆姆，她說，我很情願睡下去；無論你們說甚麼，我全可以聽從。剛才我太凶了，我求您原諒我那樣高聲地說了話，高聲說話是非常不好的，我很明白；但是，我的姆姆您看吧，我是非常開心的。慈悲的上帝是慈悲的，馬德蘭先生也是慈悲的，您想想吧，他到孟費某伊去找我的珂瑞忒去了。

她重行躺下去，幫着那個姆姆整理枕頭，吻着自己頸上辛白烈司姆姆給她的那只小銀十字

架。

——我的孩子，那個姆姆說，現在試着休息一下吧，莫再說話了。

芳汀把那個姆姆的手握在自己潮潤的手裏，致使她觸覺汗液深感不快。

——他今天早晨動身去巴黎了。實在呢，他並用不着經過巴黎。孟費某伊稍許靠着來的左邊。您記得；昨天，當我向他談着珂瑞忒的時候，他怎樣向我說：『快來了，快來了』嗎？他要乘我不備，使我驚喜呢。您知道嗎？他寫了一封信到湯納提家去取她回來，又叫我簽了字。他們沒有甚麼話可以說，不是真的嗎？他們會把珂瑞忒交回來。他們的賬既已清了。清了賬還扣留孩子，法律不會允許吧。我的姆姆，莫做手勢禁止我說話。我是快樂到極點了，我非常舒服，我完全沒有病了，我將再和珂瑞忒會面，我並且覺得餓極了。差不多五年了，我沒有看見她。您，您想不到，那些孩子們，幾多使您掛念呵！並且她幾多可愛呵，您就會看見您那裏知道，她的小指頭是那樣鮮紅漂亮的！第一，她的手是非常美麗的。在一歲的時候，她的手醜得可笑。咳，總算——現在她應當長大了。她已經有七歲，已經是一位小姐了。我叫她做珂瑞忒，但是她的名字是爾福哈齊。聽吧，今天早晨，我望着壁爐上的灰塵，我

就得了一種感覺，不久我便將和珂瑞忒會面。我的上帝！一年一年地不看見自己的孩子，這多不應該呵！我們人很應當想想，生命不是永久的呀！市長先生走了，他的心地幾多好！真的天氣很冷嗎？他至少有他的斗篷吧？他明天就會在此地。不是嗎？明天是喜慶日。明天早晨，我的姆姆，請您提醒我戴那頂有花邊的小帽子。孟費某伊，那是一個大地方呵。從前，我徒步地走過那條路。把我走到要命。但是公共馬車走得非常地快。他明天就會和珂瑞忒一同在此地了。從此地到孟費某伊有多少路呢？

那個對於距離完全莫明其妙的姆姆答道：——呵！我想他明天總能設到此地吧。

——明天！明天！芳汀說道，我明天可以和珂瑞忒相見了！您看呵，慈悲上帝的慈悲姆姆，我已經沒有病了。我發瘋了。假使你們肯的話，我可以跳舞呢。

在一刻鐘以前，看見過她的人一定弄到莫明其妙。她現在臉色紅潤，說話的聲音伶俐自如，滿面祇是笑容了。有時候她一面笑，一面又低聲地自言自語。慈母之歡幾乎是孩提之歡呵。

——那末，那個女教徒又說道，您現在快樂了，聽我的話，莫再說話了。

芳汀把頭擱在枕上，輕輕地說道：——是的，你睡吧，乖乖的，你就會得着你的孩子了。辛白烈司

姆姆說得有理。凡是在此地的人都有理。

於是她不動彈，不搖頭，祇用她一雙睜大了的眼睛向四處望，神情愉快，不再說話了。

那個姆姆把她的牀幕重行放下，想她總可以假寐一陣。

那個醫生在七八點鐘之間來，他聽得寂靜無聲，以為芳汀睡着了，輕輕地走進來，顛着脚尖走近牀邊，他把牀幕撥開一點。在青油燈的微光下面，他看見芳汀一雙寧靜的大眼睛正望着他。

她向他說：——先生，不是嗎？你們可以允許我把她睡在我旁邊的一只小牀裏。

那個醫生以為她說囁語。她又說道：

——您看吧，此地恰好有一個位置。

那個醫生把辛白烈司姆姆引到一邊，她纔把這事情說清楚：馬德蘭先生在一兩天之內不能來，這個病人以為市長先生去孟費某伊了，大家既不明白，便認為不應當叫破她的這種誤想；況且她猜中了也是可能的。那個醫生以為然。

他再走近芳汀的牀，她又說道：

——就是您曉得，早晨，當那個可憐的娃娃醒來的時候，我可以向她說早安，夜裏，我不睡，我可以聽她睡。她那種那樣溫和柔弱的呼吸，可以使我心裏舒服。

——把您的手伸給我，那個醫生說。

她伸出她的手臂，又大聲地笑着說：

——呀！對了的確，真的，您還不知道！我的病已經好了。珂瑞忒明天就會到。

那個醫生甚爲驚訝。她是好了一些。鬱悶減輕，脈也強了。一種突如其來的生命把這個垂斃的可憐人忽然興奮起來。

——郎中先生，她又說道，那位姆姆告訴了您：市長先生已經去領小寶寶了嗎？

那個醫生囑咐了，要平靜，並且要避免一切傷心的刺激。他開了藥方，沖服淨金雞納霜，萬一溫度在夜裏又增高了，便服一種安神的藥水。他走的時候，向那個姆姆說道：——好一些了。假使如天之福，市長先生確真明日和那個孩子一同到了，誰知道呢？病勢的變化是那樣的不可測的，我們看見過許多大開心的事情突然把病堵住了。我明明知道這是一種心臟病，並且很深了，但是這些事情

是那樣不可解的！也許我們可以救她的命。

七 到了的旅客準備回程

我們丟在路上的那輛車子走進阿哈斯驛站的時候，已經快到晚上八點鐘了。我們一路跟着的那個人從車上下來，他淡漠地回答客棧中人的殷勤。回頭了那匹新加的馬，又親自把那匹小白馬牽到廐裏去。於是他把在平地上的那間彈子房的門推開，坐下去，把兩肘靠在台上。他原想在六個鐘頭之內走完的那條路程竟費去了十四個鐘頭。他捫心自問這不是他的過錯；然而究其實，他的心並沒有因此不安。

那個旅館的老闆娘走進來。

——先生睡嗎？先生用晚餐嗎？

他搖着頭。

——馬夫來說先生的馬很困了！

這時候他纔開口說話。

——難道這匹馬明天將不能走嗎？

——呵！先生！牠至少非有兩天的休息不行。

他問道：

——此地不是有郵局嗎？

——是的，先生。

那個旅館的老闆娘把他引到郵局裏去；他把他的護照拿出來給人看，調查當日晚上可有方法乘郵車回到海濱蒙特猗去；郵差旁邊的那個位子恰巧是空的；他定了那個位子並且付了車費。

——先生，那個局裏的人說，請準在早晨一點鐘到此地來預備起程。

做了這事以後，他便出了旅館，向城裏走去。

他從前沒有到過阿哈斯街道又全是黑的，他信步走去。但是他彷彿打定了主意不向過路的

人問路，他過了那條小乾松河（Crinchon），陷在一條側巷子裏，失了方向，一個紳士提着一只大燈籠在那裏走，遲疑了一會，他決計去問這個紳士，事前還前前後後地望了，好像恐怕有人聽見他

將發出的問題似地。

——先生，他說，請您告訴我，法院在甚麼地方。

——您不是這城裏的人嗎，先生？那個年紀頗高的紳士答道，那末，跟我來吧。我正往法院那邊去，就是說往省公署那邊去。因為現在正修理法院，所以案情暫時在省公署裏開審。

——審凶犯也是在那裏嗎，他問道。

——一定是的，先生。您知道，今日的省公署便是革命以前的主教院。得孔齊愛(M. de Conzié)先生，在八十二年做主教的，在裏面造了一間大廳。開庭就是在這廳裏。

那個紳士在途中向他說：

——假使您先生所要看的是一件案子那就稍許遲了一點。平常他們總在六點鐘退庭。

但是，當他們到了那個廣場的時候。那個紳士把一所陰森大廈前面的四扇有光的長窗指給他看。

——真的，先生。您來得並不太晚，您真僥倖。您看見這四扇窗子嗎？這便是法庭。裏面有燈光。那

末還沒有完畢。那件案子一定拖延了，便開着晚庭。您關心這件案子嗎？這是一樁刑事案嗎？難道您是證人嗎？

他答道：

——我絕對不是爲甚麼公事來的，不過我有話和一個律師談談。

——這樣自當別論。看，先生，此地就是門。衛兵立着的那個地方。您祇沿着大樓梯上去就是了。他照着那個紳士所指點的做去，幾分鐘以後，他到了一間廳裏，裏面有一羣一羣的人和穿着長袍的律師們混在一塊，在這兒那兒啁啾地私議。

看見那些成羣的烏衣人立在公堂的門前低聲耳語，這總是一件寒心的事情。慈善和矜憫在這些人的口中吐出，那是罕有的事。從他們口中吐出的多半是預定了的判決詞。那些成堆的人使這個心神不定的旁觀者聯想到許多蜂巢，其中有各種嗡嗡的妖魔共同構造着層出無窮暗無天日的樓閣。

這間闊大而祇燃着一盞燈的廳是從前做主教院裏的候見室的一間前廳。一扇雙閣門，在那

個時候閉上了，把牠從那間做公堂的大廳分開。

廳裏異常地暗，因此他不怕向最先碰見的一個律師探問。

——先生，他說，案子審到甚麼程度了？

——審定了，那個律師說。

——完了！

這兩個字說得非常地重致使那個律師轉身過來。

——對不起，先生，您也許是一個家屬吧。

——不是的。我在此地沒有相識的人。並且已經判決了嗎？

——一定。不判決幾乎沒有旁的辦法。

——判決了苦役嗎？

——終身苦役。

他又用一種旁人幾乎聽不見的微弱的聲音說道：

——那末已經證實了罪人的正身嗎？

——甚麼正身？並沒有正身須待證實。這個案子是簡單的。那個婦人殺死了她的孩子，殺害嬰孩的罪已被證明了，陪審員沒有追問她是否蓄意謀害，判了她終身苦役。

——那末是一個婦人嗎？他說。

——當然是一個婦人。那個李慕山（Timosin）姑娘，那末您向我談着的是甚麼呢？

——沒有甚麼。但是，既已完結了，那個廳怎樣還是亮的呢？

——這是爲了另外一件已經開始審了幾乎兩個鐘頭的案子。

——甚麼另外的案子？

——呵！這一件也清楚。就是一個無賴一個累犯者，一個囚徒，犯了竊案。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他的名字了。他那付面孔，真是賊相。僅僅那個面孔已設使我把他送進牢獄了。

——先生，他問道，有方法到廳裏去嗎？

——我想實在是沒有法子。聽衆非常之多。現在正是休息，有一些人走了。等到重行開審的時

候，您可以試一下。

——走甚麼地方進去呢？

——從這扇大門。

那個律師離開了他。他感受了一陣，幾乎同時地，幾乎是混合的。一切可能的震動。那個不相干的人所說的話一陣一陣，冰針刀口似地刺入他的心裏。當他看見了事情還沒有完畢，便吐了一口氣；但是他沒有能說說出，他所感覺的是滿足或是悲傷。

他走到幾羣人的旁邊，聽他們所說的話。因為這期的案件很多，庭長便在一天之內排了兩件簡短的案子。起首是那件殺害嬰孩的案子，現在輪到了那個囚徒，那個累犯者，那個『回頭馬』。那個人偷了蘋果，但是這並沒有可靠的證據；所有的證據，便是他曾經在都龍入過獄。這便是使他案情嚴重的事情。況且，對於那個人的審問和證人們的陳述都已完畢；不過還有律師們的申辯和法官們的票決；這些事情常常弄到夜午以後纔能完結。那個人也許將受判決；那位檢察長是非常精明的——他所控告的人沒有『倖免』——他是一個尋詩覓句的聰明孩子。

一個傳達官立在進公堂的門旁。他向那個傳達官問道：

——先生，快開門了嗎？

——不會開門，那個傳達官說。

——怎樣！在重行開審的時候不開門嗎？現在不是休息嗎？

——剛纔已經又開審了，那個傳達官回答說，但是門是不會開的了。

——爲甚麼？

——因爲席滿了。

——甚麼！一個位子也沒有了嗎？

——一個也沒有了。門已經關上了。且沒有人可以進去。

那個傳達官停了一會又說道：

——在庭長先生的背後還有兩三個位子，但是庭長先生祇允許公家的官吏去坐。

說了這句話，那個傳達官便轉過背去了。

他低着頭退了下去，穿過前廳。好像一步一遲疑，緩緩地沿着樓梯走下。也許他獨自思量吧。前
一夕在他心裏發動的那種激戰沒有了結，不時還給他一些新的打擊。走到了樓梯的盡頭他依着
欄杆，叉起兩臂。忽然他敞開大禮服，拿出皮包，抽出一支鉛筆，撕了一張紙，在回光燈的微光下面急
忙地寫了這一行字：——海濱蒙特猗市長馬德蘭先生。於是他又大步地上了樓梯，從人堆裏擠過
去，直向那個傳達官走去，把那張紙交給他，莊厲地向他說道：——把這送給庭長先生。

那個傳達官接了那張紙，瞟了他一眼，唯唯地去了。

八 優待入席

海濱蒙特猗的市長負了一種羣望，這是他自己也不會夢想過的。七年以來，他德操的盛名傳
遍了下蒲鸞內，後來這種美名竟超越了那一個小小地方的疆界，而傳到鄰近的兩三省裏去了。除
開他在省城裏作了振興黑玻璃業的那種偉大的工作以外，海濱蒙特猗縣中的一百八十一鎮，沒
有一縣不曾受過他的恩惠。在必要的時候，他還知道援助和蕃殖他縣中的實業。他這樣地以他
的信用和資產及時支持過布洛尼 (Boulogne) 的珍珠羅廠，弗內梵 (Frevant) 的鐵機麻紗廠

和匍白 (Boubers-sur-Canche) 的水力織布廠。無論甚麼地方都敬愛地傳頌馬德蘭先生這個名字。阿哈斯和圖厄 (Dorai) 都希望有小快樂城海濱蒙特猗的那樣一個市長。

這次在阿哈斯主席法庭的那位圖厄的御前參贊，也和旁人一樣知道這個遍地受人深敬的名字。當那個傳達官輕輕地推開從會議室通達公堂的那扇門，在庭長的圍椅後面彎着腰，把剛纔我們已經唸過的那張紙送上去，說道：『這位先生要求旁聽』的時候，那個庭長肅然起敬，拿一支筆，在那張紙的下頭寫了幾個字，交給那個傳達官，向他說道：請進來。

我們正談着他歷史的那個人立在那個廳的門旁，他所立的地位和態度和那個傳達官離開他的時候一樣。他在夢魂縈繞之中聽見一個人向他說道：先生情願給我以引路的榮幸嗎？這就是剛纔把背向着他的那個傳達官，現在他向他鞠躬直達地上了。那個傳達官同時又把那張紙送給他。他把牠展開，適在燈旁，他能殼讀道：

『法庭庭長恭候馬德蘭先生安。』

他拿着那張紙在手裏搓，彷彿那幾個字給他一種奇苦的餘味。

他跟着那個傳達官走。

幾分鐘以後，他看見自己獨自立在一種飾有壁刻，氣象森嚴，一張綠呢台上燃着兩支臘燭的辦公室裏面。剛纔離開了他的那個傳達官最後所說的話還留在他的耳邊：『先生，您現在是在會議室裏，您祇須轉動那扇門的銅鈕，您就會到公堂裏庭長先生的圍椅背後。』這些話和剛纔他穿過的那些窄狹的迴廊和黑暗的扶梯所給的一種迴憶在他的腦子裏淆亂不分。

那個傳達官把他獨自一個人留在那裏。緊急的關頭到了。他想聚精會神，但是做不到。尤其在我們最急於把思想的那些線索繫到人生痛心的實況上面的時候，牠們偏在我們的腦子裏斷裂無餘。他恰巧在審判官商議和判決的那個地方。在這間寂靜而可駭的屋子裏，幾多生命在此地絕滅了，他的名字不久也將在此地轟傳人口，並且他的命運也正在這時候穿過，他謐靜而癡呆地望着牠。他望一下牆壁，隨後又望一下自己，有這間屋子，又有他，望來不勝詫異。

他不吃東西已經在二十四個鐘頭以上了，車子的顛簸已經使他精疲力盡，但是他並不覺得；他彷彿甚麼事情都不覺得。

他走近懸在牆上的一只黑框，框子的玻璃下面有一封出自巴黎市長兼內閣閣員常尼可納署（Jean Nicolas Pache）手筆的舊信，信上所記的年月日是二年六月九日，這一定是一種錯誤，在這封信裏，巴署把他們所拘禁的內閣大臣和議員的人名單通告了這一鎮，假使有一個人能穀在這時候看見他，並且注意了他，一定覺得這封信對於他是奇特的，因為他的眼睛沒有離開牠，並且讀了兩三遍。他讀來並沒有用心並且自己也不覺得，他正想到芳汀和珂瑞忒。

他一面癡想，一面轉過身子，於是他的目光觸到了把他從法庭隔開的那扇門的銅鈕。他起先幾乎忘記了這扇門。他的目光，起初平靜，停在那上面，便釘住在那個銅鈕上，隨後變成了驚愕而呆滯的，漸漸地起了恐怖。一粒一粒的汗珠從他的頭髮中間跳出來，涔涔地流到他的鬚邊。

在某一個時候，他用含有頑抗意味的一種魄力做出那種不可言喻的姿勢，意思就是說，並且表現得那樣地好：『撞了鬼！誰逼了我呢？』於是他急忙地轉過身去，看見了他先前走進來的那扇門在他的面前，走到那裏去，開開門，出去了。他已經不是在那間屋子裏。他是在外面，在一條迴廊裏，一條長而狹，分有階級和窄門，灣灣曲曲，隨處燃着一些和病人的油燈類似的回光燈的迴廊，他來

時經過的那條迴廊。他吐了一口氣，他聽着；在他的背後寂悄無聞，在他的前面渺無聲響；他便屏息潛逃，像有人追着他似地。

當他跑過了那條長廊的幾個灣角的時候，他又聽着。在他的四周。始終是那種同樣的寂靜和那種同樣的幽暗。他呼吸促迫，蹣跚欲倒，便靠在牆壁上面。那些石塊是冷的，他的汗在額頭上凝結了，他又戰戰兢兢地立起來。

於是，在那個地方，獨自一個人立在那樣的黑暗裏，因寒，也許還因旁的事情而戰慄，他沈思起來了。

他已經想了一整夜，他已經想了一整天；在他的心裏僅僅聽見一個聲音說道：「唉！這樣地過了一刻鐘。結果，他低着頭，悲傷地歎着氣，垂着兩隻手臂。又走回來。他慢慢地走着，僅存一息似地。好像有一個人在他潛逃的時候追着他，又把他帶回來。」

他又走進那間會議室。他看見的第一件東西便是那扇門的鈕。那只門鈕，形圓而銅質光滑，在他的眼前閃着好像一顆駭人的星。他望着牠，如同一只羔羊望着一只虎眼。

他的眼睛不能殼離開牠。

他走一步停一步地向着那扇門走去。

假使他聽着，他一定聽見了隔壁廳裏的聲音，好像一種喧雜的耳語。但是他沒有聽，也沒有聽見。

忽然，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他到了門邊。他急躁地握住那個門鈕，門開着了。

他到了公堂裏面。

九 罪證漸成的一個地方

他走了一步，機械地把他背後的那扇門關上，立着，估量他目前的景況。

那是一間燈光隱暗容積頗大的圓廳。時而喧囂震耳，時而寂靜無聲；一樁刑事案正在羣衆的面前儘量地鋪張揚厲，而不失牠那種淺薄和沈鬱的嚴重態度。

在那個廳的一端，就是他所在的那一端。一些神情疏懶，穿着破袍的裁判官嚙着手指甲或閉着眼皮；在其他的一端，一羣衣服藍縷的平民；律師們的姿態，人各不同；兵士們的面容忠誠而剛毅；

陳舊的板壁，汗漬斑斑，一片惡濁的天花板；一些臺子舖有黃而不綠的嘩曦；門上的手印密成黑色；在一些釘在壁刻上面的釘子上，都懸着烟館裏的那種油燈，所發的光少，所出的烟多；臺子上面都有蠟燭插在燭臺裏；幽晦，醜陋，憂鬱；從這一切的中間，卻吐出一種威赫和嚴肅的印象，因為在那裏人人都覺得人的大力——法律和神的大力——公理。

在這一羣聽衆裏，沒有一個人注意他。一切的目光都注集在唯一的一點上：庭長的左邊，沿牆，靠着一扇小門的木凳上。這張凳有幾支燭照着；在那上面，兩個警兵的中間有一個人。

這就是那個人。

他並不曾尋他，就看見他了。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射到了那裏，彷彿他預先知道了那個人所坐的地方。

他以爲看見他自己了，老了一些，面目自然不是絕對相似，但是神情和外表完全是一樣的，他有那樣亂豎的頭髮，凶蠻而惶惑的眸子，那件布衫，正和他在進狄涅城的那一天一模一樣，滿面恨容，強自把他費了十九年功夫在牢獄裏的砂礫上面拾起的那些惡念的毒庫隱在心裏。

他打了一個寒戰，向自己說道：——我的上帝！難道我又會變這個樣子嗎？

這個人至少顯出有六十歲。他有一種說不出的粗魯，執拗和驚惶樣子。

門一響，大家都靠緊爲他讓出路來，庭長把頭轉了過去。他知道剛纔進來的那個人物是海濱蒙特猗的市長先生，便向他行了一個禮。那位檢察長因公到海濱蒙特猗去過幾次，認識馬德蘭先生，也同樣地向他行了一個禮。他呢沒有大注意，他的神志昏眩，祇望着。

一些裁判官，一個書記，一些警兵，一羣好奇到殘酷程度的人頭，凡此種種，他從前，二十七年以前，都見過一次。這些厲鬼，他又碰見了；牠們在那裏攢動，他們確實存在。這已經不是他記憶力的虛構，已經不是他心情的幻影，這是一些真正的警兵，真正的裁判官，真正的聽衆和一些肉骨全備的人。事體已經弄到這樣，他望着他往昔的那些驚心怵目的景象，加以實況所有的一切恐怖，在他的四周復顯並且重生。

這一切在他的面前舞牙弄爪。

他望着心膽俱裂，他閉上眼睛，在他心靈最深的地方喊道：決不！

天命故意使人傷愴，使他一切的主見都戰慄不安，並且幾乎把他弄成瘋子，就是在那裏的那個人恰巧是他自己的化身！大家都叫受審判的那個人做常華尙！

在他的眼前，他有一種駭人聽聞的情景，他的靈魂正表演着他命中最可怕的一幕。

一切都在那裏，同樣的鋪陳，同樣的燈火，裁判官，兵士和觀衆的面目也幾乎是相似的。不過在庭長的頭上，有一個耶穌十字架，這是在他受判決的那個時代，公堂上面所缺少的東西。上帝在他受審判的時候不會降臨。

在他背後有一張椅子；他讓自己跌在上面，想到別人可以看見他，有如芒刺在背。在坐了下去的時候，他利用在裁判官公案上面的一堆文書遮着自己的臉，使全廳的人都不能看見他。現在他可以看別人而不被別人所看見。他的心漸漸地定了。他完全回到了實際的情感裏面，心情的鎮定達到了可以聽聞的程度。

巴麻達波先生是陪審員之一。

他尋蛇威，但是沒有看見他。證人們的凳被書記的臺子遮着了。並且，我們剛纔說過，那個廳裏

的燈光是很弱的。

他進門的時候，被告的律師正說完他的辯詞。全堂人心的緊張達到了最高點；那件案子開審已經三個鐘頭了。三個鐘頭之內，大衆望着一個人，一個不相識的人，一種窮極無聊異常強頑或異常狡黠的東西漸漸地屈折在一種駭人的嫌疑的重壓下面。那個人，我們已經知道，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被別人發現他在田裏拿着一根有熟蘋果的樹枝，這根樹枝是從鄰近一個園——叫做別紅園——裏的蘋果樹上折下來的。這個人是誰呢？經過了一番調查；一般證人剛纔發了言，他們都是一致的，光明從舌戰裏發出來了。控詞裏面說：——我們不僅捉了一個偷蔬果的賊；我們捉在手裏一個強徒，一個抗命私遷住址的違法者，一個舊犯人，一個最危險的暴徒，一個久受通緝，叫做常華尙的奸賊，並且八年以前，從都龍出獄的時候，他在大路上，手持凶器搶劫過一個叫小隋衛的通烟孩子，罪關刑律第三百八十三條，一俟該犯經過正式證明，確係常華尙，我們便根據上項條文續行追究。他剛重行犯罪。這是一種累犯的情形。請先處罰他的新罪，再繼續提出舊案。——在這種控詞的前面，在證人們衆口一辭的前面，那個被告瞠目不知所云。他搖頭頓足，表示否認，或者望着

天花板。他的口訥，答話艱難，但是他整個的身體，自首至足，都表示不服。他在團團地圍着攻擊他的那一切聰明人的面前，直是一個傻子，又好像一個墮入重圍的外人。在這時候，他最惡劣的來日正誕生，那種嫌疑正逐漸地加重，全體羣衆望着行將宣佈的那種暗無天日的判決，比較他自己還更加擔憂些。還有一層可慮的事情，假使他確被證明了是常華尙，小隋衛那件案子將來也被判決了，那末在監禁以外，處死也是可能的。那個人是甚麼東西呢？他那副垂首喪氣的樣子是何作用呢？這是愚蠢呢？還是狡獪呢？他懂得太多呢？還是完全不懂呢？聽衆人各一辭，陪審員也彷彿對於這些問題不能一致。這件案子既足以使人心悸又使人無從捉摸；不但是不明了，並且是漆黑一團。

那個辯護人說得頗好，他那種外省的調子是從前在巴黎如同在洛慕浪當 (Romorantin) 或蒙畢松 (Montbrison) 一切律師所沿用而造成律師席上的雄辯的，在今日這種調子已經變成古雅的了，牠那種沈重的聲調和莊嚴的氣派正適合公堂上的那些公家演講人，所以現在祇有他們間或用着；譬如一個丈夫叫做一個『良人』，一個妻叫做『內室』，巴黎叫做『藝術和文化』的中心，『國王』叫做『聖上』，『主教先生』叫做『教中之聖』，『檢察長』叫做『雄辯的護法者』，『律師

的辯詞叫做『剛纔聽得的高論』，路易十四世紀叫做『大世紀』，戲院叫做『梅耳博門(註一)的廟』，當朝的王室叫做『我先王的賢裔』，音樂會叫做『雍和的典禮』，統轄一省的將軍叫做『馳名的戰士某某』，初等修道院的學生叫做『這些幼弱的教士』，報紙上的錯誤叫做『在這些刊物的篇幅裏面發洩毒液的矯僞行爲』，諸如此類的話——那個律師開始便解釋偷蘋果的事——這件事要辯詞文雅是很費勁的。但是白里尼·博徐愛 (Benigne Bossuet) 在祭文裏也曾經談到過一隻牝雞，而他說得洋洋灑灑。那個律師認定那件蘋果的竊案並不會被切實地證明——他以辯護人的資格，堅稱他的主顧爲商馬弟，別人並沒有看見他親自跳牆或折樹枝——別人捕他的時候，他拿着那根樹枝（那個律師歡喜叫那根樹枝做樹梢）——但是他說他看見牠在地上，纔拾起來的。——反證在甚麼地方呢？——那根樹枝顯然是被人折了下來，爬過牆之後又把牠偷走，後來那個竊蔬果的人心慌了便把牠丟在那裏；顯然有一個竊賊——但是甚麼事情可以證明這

(註一) 梅耳博門 (Melpomene) 是悲劇的妙斯 (Muse)。

個竊賊便是商馬弟呢？祇有一件事情。他從前做過犯人。那個律師並不否認這件事情不幸是顯得很可靠的；被告在花狐洛勒居過；被告在那裏做過斬樹枝的工人；商馬弟這個名字出源於常馬弟；是很可能的；這一切都是確實的；並且四個證人一眼便明確地認出了商馬弟便是常華尙那個犯人；那個律師對於這些說明，這些干證，祇能殼拿他主顧的否認來搪塞，一種爲己的否認；但是假定他是那個犯人常華尙，這樣便可以證明他是偷蘋果的賊嗎？這個充其量是一種猜測；並不是一種證據。那被告確實用了『一種拙劣的自衛方法』他的辯護人『憑自己的良心』也應當承認這一點。他堅決地否認一切，否認偷竊和做過犯人。承認了第二點一定比較妥當些，他可以博得各裁判官的寬宥；那個律師曾經向他貢獻過這種意見，但是被告堅拒不從，自以爲概不承認便可以挽救一切。那是一種錯誤；但是我們不應當研究他這種頭腦簡單的原因嗎？這個人明明是愚鈍的。獄中長期的苦楚，出獄後長期的窮困，把他弄成神經呆笨的了，諸如此類的話。他拙於自護，難道這是判決他的一種理由嗎？至於小隋衛的事，那個律師不必討論，那絲毫不是本案以內的事情。那個律師結束，請求陪審員和法庭，假使他們的確知道那個人是常華尙，懲罰他違背警章擅自遷居的罪，

而不定處治累犯者的那種嚴刑。

檢察長反駁了那個被告律師。他和平常其他的檢察長一樣說得激昂慷慨，五花八門。

他恭維了那個被告律師的『誠直』並且巧妙地利用那種誠直。他從那個律師讓步的那些地方攻擊被告。那個律師彷彿同意了，被告便是常華尙。他把這句話記錄下來。那末這個人是常華尙了。這個在控詞裏已經是肯定了，不能再行否認。做到這一層，那位檢察長使用一種指桑罵槐的妙法，追尋這種罪的根源和緣由，轟轟烈烈地痛斥『浪漫派』之不道德，當時浪漫派正在牠新興的時期，金焰 (Orifamme) 和日日新聞都稱牠做『撒旦派』。那位檢察長把商馬弟——說常華尙更妥一些——的犯法行爲歸咎於那種邪侈文學的影響，說得也頗像煞有介事。這些話揮發盡致之後，他轉到常華尙本人身上。常華尙是甚麼東西呢？他形容常華尙：一個狗彘不食的妖怪云云。這種描寫的代表文字在退納門 (註一) 的著作裏面有，對於這種悲劇牠用不着，但是牠每天爲

(註一) 退納門 (Theramène) 是雅典的政治家。他在耶穌紀元前四一二年傾覆了雅典的德謨克納西制，是三十暴君之一。

法庭上面的舌戰生色不少。聽衆和陪審員都『爲之股慄。』那位檢察官描寫完了，又指天畫日地繼續說，以圖明日省公報極力表揚——並且他是這樣一個人，等等，等等，等等，流氓，乞丐，謀生無路，等等，等等——生平慣於犯法，坐了牢獄也不會大改，搶劫小隋衛的那件案子便足以證明，等等，等等——他是這樣一個人，行了竊，被人在公路上當場拿獲，離開一尺爬過的牆祇幾步，手裏還拿着贓物，當場拿獲還不肯承認，行竊，爬牆，一概否認，甚至於自己的名字也否認，自己，本身也否認！除開我們不再提及的那些說不盡的證據以外，還有四個證人認識他，蛇威，警察總監蛇威，和他從前的三個敗類朋友，犯人白衛，單尼提，和郭虛白。他用甚麼來對付這種卒不及防的一致呢？他不招。何等笨貨！請諸位陪審員先生依法懲辦，等等，等等。當那個檢察官發言的時候，被告張開口聽着，驚訝之中又夾以欽佩。他看見一個人能毅那樣會說，便顯露着駭怪的神情。在那種辯詞發得最『得勁』，辯才不能自抑而溢出滔滔不絕的傷人字眼，如同把那個被告圍困在狂風暴雨之中的那些時候，他不時慢慢地把頭從右邊搖到左邊，又從左邊搖到右邊，這便是他從辯論開始的時候起，自己認爲滿足的一種傷心而啞口無言的抗爭。離他最近的那些旁聽人聽見他低聲地說了兩三次——

這都是因為沒有問巴陸 (Baloup) 先生，那個檢察長請陪審員注意他那種態度，這明明是假裝的，牠並不表現愚蠢，而表現巧黠，矯詐，和蒙蔽法官的習慣，並且把那個人的『陰險』全盤托出。他聲明保留小隋衛那件事情，要求一種嚴厲的處決。

那就是，在那個時代，我們記得，終身的苦役。

那個被告律師立起來，起始恭維了『檢察長先生』的『妙語』，隨後竭力地反駁，但是他的氣不壯。他立足的地點顯然不穩了。

十 否認的方法

宣告辯論終結的時候到了。庭長叫那個被告立起來，向他問那個例有的問題：——您還有甚麼自衛的話要加嗎？

那個人，立着，拿着一頂破爛不堪的小帽子在手裏滾，好像沒有聽見。

庭長把那個問題重說一遍。

這一次那個人聽見了。他彷彿懂得，做出初醒的人的那種動作，睜開眼睛向四周看，望着聽衆，

警兵，他的律師，陪審員，法官，把他的那只怪拳頭擺在他棧前的木欄上，再看，忽然一下，把目光注視着檢察長，說起話來。這彷彿是一種爆烈。他那些東扯西拉，急迫，紊亂的話從口裏突出，好像句句都同時忙着一齊擠出來。他說道：

——我有這些話要說。我在巴黎做過車匠，並且是在巴陸先生家中。那是一種辛苦的手藝。做車匠的人做起工來，總是在露天底下，院子裏，在好東家的家裏，便在棚子裏面，但是從來不會在好的工場裏面的，因為地方要得多，你們懂吧。在冬天，大家冷到自己搥着手臂，可以煖和一點；但是東家總不許，他們說這樣把時間荒廢了。在地上凍着冰的時候，手裏還拿着鐵，多麼辛苦呵，這樣很快地就把一個人的身體弄壞了。做這種手藝的人在年紀輕輕的時候就已經老了。到四十歲，一個已經沒有用了。我呢，我有五十三歲，我吃過許多苦呢。並且，工友們又是那樣刻薄的！一個好好的人，年紀大了，他們便叫你做老傻子，老畜生！每天我已經祇能彀賺三十個銅子了，那些東家都利用我的年紀，儘量地減少我的工錢。此外，我從前還有一個女兒，在河裏洗衣服。她那一方面也賺一點錢。我們兩個人，日子還過得去。她也吃過苦呵。無論下雨，落雪，發着割你面皮的風，她總得從早到晚把

半個身子浸在洗衣桶裏；在結冰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非洗不成；有些人沒有多的換洗衣服，送來洗，便等着要換；她不洗的話吧，人家就不會給她洗。那些木板子又不是好好合攏來的，四處都滴着水，打溼你一身。她的裙子外面裏面全溼透了。水朝裏面浸。她在紅嬰孩洗衣廠裏也作過工，在那個廠裏，水是從龍頭裏流出來的。洗衣的人不用水桶，祇對着面前的龍頭洗，再送到背後的槽裏去漂乾淨。因為那是在屋子裏，身上就比較煖和一些。但是那裏面的水蒸汽嚇壞人，把你的眼睛都弄瞎了。她傍晚七點鐘回來，很快就去睡了；她困得利害。她的丈夫打她。現在她已經死了。我們沒有過得快活日子。那是一個不去跳舞會的好姑娘，並且性子也安靜。我記得在一個大跳舞節的晚上，她八點鐘就去睡了。就這樣。我說的是真話。你們去問就是了。呀，是呀，問我多麼笨！巴黎是一個無底洞。誰還認識商馬第公公呢？但是我把巴陸先生告訴您。您到巴陸先生家去問吧。此外，我不知道你們要我的甚麼東西。

那個人不開口了，仍舊立着。他用了一種高，急，粗，硬和燥的聲音，和一種憤怒和魯莽的天真態度說高這些話。在一個時候，他自己停了嘴，和聽衆中的一個人點頭致敬。他說着信口說出的那些

話的時候，樣子好像打噎，並且每說一句，還加一個樵夫劈柴的手勢。他說完了，聽衆大笑。他望着大家，看見人家笑，他莫明其妙，自己也笑起來。

這是一種不祥的氣象。

那個庭長是一個專心和好的人，他大聲地發言。

他重行提醒『各位陪審員先生』說『那位巴陸君，被告說在他家裏做過工的那位過去的車匠師父，是用不着提出的。他虧了本，現在我們已經尋不着他了。』隨後他轉過身去，向着被告，要他聽他將要說出的話，還加上幾句：——您現在是在一種非用心想不可的地位。您犯着極其重大的嫌疑，這些嫌疑可以引出很重大的變化。被告，爲您自身的利益計，我質問您最後一次，您快明白解說這兩件事情：——第一，您是否爬過別紅園的牆，折過樹枝，偷過蘋果，就是說犯過越牆行竊的罪？第二，您是否那個釋放了的犯人常華尙？

那個被告用一種胸有成竹的神氣搖着頭，好像一個很清楚，並且知道如何答覆的人。他張開口，轉過去對着庭長說：

——第一……

隨後他望着自己的帽子，又望着天花板，不開口了。

——被告，那個檢察長用一種嚴厲的聲音說道，注意。人家問您的話，您全不回答。您這種慌張樣子可以使您得罪。您明明不是商馬第，您明明是起初隱在他母親的名字常馬第下面的那個犯人常華尚，您到過奧維尼，您是在花狐洛勒生的，您在那裏做過斬樹枝的工人。您明明爬過別紅園的牆，偷過熟蘋果。各位陪審員先生，請斟酌。

那個被告本已坐下去了；檢察長說完之後，他忽然立起來，大聲喊道：

您真黑心，您這就是我剛纔要說的話。起初我沒有想出來。我一點東西都沒有偷。我不是一個每天有飯吃的人。那天我從埃里地方走來，落了一陣大雨，我在一個地方走，那個地方被雨衝到遍地都是黃泥，窪地裏的水流到四處，路邊的沙子裏祇露出小小的草片，我在地上尋得一根斷了的樹枝，上面有一些蘋果，我便把那根樹枝拾了起來，並沒有知道這樣就可以生出麻煩。我在牢裏已經登了三個月，又被人家帶到這裏，帶到那裏。此外，我不能說甚麼話，你們說話反對我，你們向我

說快回答！這個警兵是一個好人，他推着我的手臂，細聲地向我說：回答吧。我不知怎樣解釋，我沒有唸過書，我是一個窮人。你們真不該不把事體看清楚。我沒有偷。我拾了原來就在地上的東西。你們說甚麼常華尙，常馬第！我不認識這些人。他們都是鎮上的人。我在醫院街巴陸先生家裏做過工。我叫商馬第。你們說得出我是在甚麼地方生的，算你們有本事。我呢，我不知道。世上並不是人人從娘肚子裏出來就是有房子的。這樣未免太方便了吧。我想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是四處飄泊的人。並且我也不知道。我在童年的時候，大家叫我做小孩兒，現在大家叫我做老頭兒。這就是我的洗禮名。隨便你們怎樣叫。我到過奧維尼，我到過花狐洛勒，有鬼！怎麼樣呢？難道一個人沒有進過監牢就不能到奧維尼不能殼到花狐洛勒嗎？我告訴你們，我沒有偷過東西，我是商馬第公公。我在巴陸先生家裏做過工，並且在他家裏住過。聽了你們那些胡說，我真要火冒了！爲甚麼人人都這樣拚命地逼我呵！

那個檢察長始終是立着的，他向庭長說道：

——庭長先生，這個被告想裝癡矯賴，但是他逃不了的——我們預先警告他——對於他

那種含渾而非常狡猾的否認，我們要求庭長和全體法官再把那些犯人白衛、郭虛白和單尼提和警察總監蛇威引到此地來，詰問他們最後一次，這個被告是否常華尙。

——我請檢察長先生注意，那個庭長說，警察總監蛇威因在鄰省的省會裏有公務，在立證以後，便即刻離開了公堂，並且離開了城子。我們允許他走了。檢察長先生和被告律師都已同意。

——這是對的，庭長先生，那個檢察長又說道。蛇威君既已不在此地，我想應當把他剛纔在此地所說的向各位陪審員先生重述一遍。蛇威是一個大家尊敬的人，爲人剛毅，謹嚴，廉潔，極稱他那些等級不高而重要的職務。以下便是他的陳述的內容：——「我並用不着甚麼精神方面的猜度或物質方面的證據來揭破被告的僞供。我千真萬確地認識他。這個人不叫商馬第；他是從前的一個非常狠毒，非常凶猛的囚犯，叫常華尙。他刑滿被釋，我們認爲是極端失當的。他因犯了巨大的竊案，受過十九年的苦刑。他圖越獄至五六次之多。除小隋衛竊案和別紅園竊案以外，我還疑心他在已故的狄涅主教殿下的家裏行過竊。當我在都龍做副監獄官的時代，我常看見他。我再說一遍，我千真萬確地認識他。」

這種精確無比的宣言對於聽衆和陪審員好像加了一種深刻的印象。那個檢察長唸完之後，又堅請蛇威雖已不在，要那三個證人白衛、單尼提和郭虛白重行宣證，並且正式地受着詰問。

那個庭長把一道傳令交給一個傳達官，過了一刻功夫，那間證人室的門開了。那個傳達官引了犯人白衛進來，身邊還有一個以武力戒備的警兵。聽衆疑信參半，大家的心都跳着，好像萬衆祇有一個靈魂。

那個舊犯人白衛穿着一件中央監獄的灰黑色褂子。白衛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人物，面目像一個做事業的人，神情卻像一個無賴。有時候，這種面目和這種神情是可以集於一身的。一些新的惡行使他入獄，他現在已成了一個守門人那類的東西。那些頭目都說他是一個想賣氣力的人。往獄中宣教的那些神父們也證明他對於宗教的好習慣。我們不應當忘記這是王朝復政時代的事。

——白衛，那個庭長說道，您受過一種不名譽的刑罰，您不可以宣誓……

白衛把眼睛底下去。

——但是，那個庭長接着說，在上天的憐憫允許的時候，縱在一個已被法律貶黜了的人的心裏，也可以留下一點愛名譽和好平等的情感。我在這緊急的時刻所希望的便是這種情感。假使在您的心裏，還有這種情感——我很希望有——那末，在回答我以前，您先想一下，在一方面，您的一句話能彀斷送這個人，在另一方面，您的一句話能彀使法律發出光明，您應當預先斟酌一下。這時刻是嚴重的，假使您以為先前說錯了，您還來得及取消您的話。——被告立起來。——白衛，好好地望着這個被告，迴想您從前的事情，再憑您的靈魂和良心告訴我們，您是否確實認這個人為您從前獄裏的朋友常華尙。

白衛望了被告，又轉過去向着法官。

——是的，庭長先生。我第一個說他是常華尙，我現在仍舊這樣說。這個人是常華尙。一七九六年進都龍，一八一五年出來。我是後一年出來的。他現在的樣子像一個傻子，那末這是年紀把他變癡了；在獄裏的時候，他原來是陰測測的。我的的確確認識他。

——您去坐，那個庭長說。被告立着。

單尼提也被帶來了，穿着紅衣綠帽，一望而知其爲終身囚犯。他原在都龍獄裏受刑。是爲了這件案子從獄中提出來的。他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矮小，敏捷，面有縐紋，黃瘦，不解羞恥，暴躁，在他的四肢和整個的身軀裏面有一種孱弱的病態，在目光裏卻有一種非常的強力。他獄中的伙伴給了他一個徽號，叫 Je-nie-Dieu (註1)。

庭長向他所說的話大致就是他向白衛說過的那些話。他說他做了不名譽的事情。已經喪失了宣誓的資格，在這時候，單尼提擡起頭來，正正當當地望着觀衆。庭長叫他聚精會神，又問他，如同問白衛一樣，是否始終認識這個被告。

單尼提放聲大笑。

——撞了鬼！我認識不認識他！我們吊在一根鍊子上，有五年。你賭氣嗎，我的老朋友？——您去坐，庭長說。

(註1) Je-nie Dieu 意謂我否認上帝和他的名字 Chenildieu 音相近。

那個傳達官把郭虛白帶來了。這個受着終身監禁的囚犯，和單尼提一樣也是從獄中提出，穿着紅衣，他是魯爾德 (Tourdes) 地方的一個鄉下人，畢崖內 (Pyrénées) 山中的半熊人。他在山裏看守過牛羊，從牧人變成了強盜。那個被告不見得比郭虛白野蠻些，郭虛白卻比被告更加顯得固執。世間有一些不幸的人，自然使他們生成猛獸，人類卻把他們造成囚犯，郭虛白便是此中的一個。

那個庭長說了一些沈重感人的話，想感動他，又把問過那兩個人的話問着他，叫他不要疑惑，不要慌張，回答他是否始終認識立在他前面的那個人。

——這是常華尙，郭虛白說。我們還叫他做起重機，因為他氣力大；

這三個人的供詞明明是誠摯的，在聽衆中間起了一陣轟轟的耳語聲，每多一個人加供。那種轟轟的聲音也更加長，更加大；大家認爲那個被告必無倖免了。被告呢，他聽着他們說，面上露出驚駭的樣子，照控詞上說，這是他主要的自衛方法。第一個證人說完話的時候，他旁邊的警兵聽見他咬緊牙齒唸道：呀！好有了一個了。第二個說完的時候，他又說，聲音稍微高一點，神氣幾乎是滿足的：

好！第三個說完的時候，他叫道：妙極了。

那個庭長詰問他說：

——被告，您聽見了。您還有甚麼可說？

他答道：

——我說——妙極了！

聽衆的座中和陪審員的席上都起了一片喧雜的聲音。那個人明明是斷送了。

——傳達官，那個庭長說，叫太衆肅靜。我將宣告辯論終結。

在這時候，庭長的旁邊發出了一種動作的響聲。一個人的聲音喊道：

——白衛，單尼提，郭虛白！看這邊。

聽見這個聲音的人都覺得自己的血冷了，因為牠是那樣的悲慘可怕的。大衆的眼睛都向發出聲音的那邊看去。一個坐在法官背後，優待席裏的旁觀者剛立起來，推開了法官席和律師席中間的那扇矮門，立在廳的中間。庭長，檢察長，巴麻達波先生，其他二十人都認識他，齊聲喊道：

——馬德蘭先生。

十一 商馬第更莫明其妙了

那個人的確是他。書記官的燈照着他的面孔。他把他的帽子拿在手裏，在他的衣飾上面毫無有不整齊的地方，他的大禮服是規規矩矩扣好了的。他的面色異常慘白，身體微微發抖。他的頭髮在到阿哈斯的時候，還是灰黑的，現在已經完全是白的了。他在這兒過了一個鐘頭，頭髮全變白了。大家的頭全豎起來。那種緊張的情形是無可形容的，在聽衆的中間有過一陣疑信參半的時候。那個人的聲音是那樣悲慘的，他自己卻又那樣鎮定，致使大家在起初的時候都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各人都向自己問道：是誰喊著呢？大家都不能毅相信，發出那樣駭人的叫聲的便是這個不動神色的人。

這種驚疑祇延長了幾秒鐘。那個庭長和那個檢察長還不會來得及說一句話，那些警兵和那些傳達官還不會來得及做一個動作，那個人，大家在這時候還稱他做馬德蘭先生的那個人，已經走到了證人白衛，郭虛白和單尼提的面前。

——你們不認識我嗎？他說。

他們三個人都不知所措，搖着頭表示絲毫不認識他。馬德蘭先生轉過身去向着那些陪審員和法官，柔婉地說道：

——諸位陪審員先生，請釋放那個被告。庭長先生，請拘禁我。你們要緝捕的人不是他。是我。我是常華尙。

大家都屏息無聲。在驚駭的初期震動以後，繼以墳墓般的寂靜。在一些偉大的事業成功的時候，常有一種帶宗教意味的敬畏，羣衆，當時在這個法庭裏，大衆便起了這種敬畏。

在這時候，那個庭長的面色表着同情和鬱鬱不樂的神氣。他和那個檢察長互行了一種迅速的手勢，又和那些陪審顧問說了一些低聲的話。他向着聽衆，用一種大家都了解的口吻問道：

——此地有一位醫生嗎？

那個檢察長發言：

——諸位陪審員先生，這種意外突兀擾亂公堂的事，使我發生——對於諸位也是一樣——

一種我們不必說明的感想。諸位全都認識這位可敬的海濱蒙特猗市長，馬德蘭先生，至少也聞過他的大名。假使在聽衆中間有一個醫生，我們附庭長先生的議，請他出來幫助馬德蘭先生，並且伴他回家去。

馬德蘭先生絲毫不讓那個檢察長說完。他用一種充滿了溫良和強毅的口吻打斷了他的話。下面便是他發的言；這是當日在場的一個旁聽者在退堂以後立刻記下來的，一字一句都不曾改動；約四十年以前，聽了這些話的人的耳鼓裏，至今日，猶有牠們的餘音。

——我謝謝您，檢察長先生，但是我不是瘋子。您不久就可以看得出。您幾乎鑄成了一種大錯，釋放那個人吧，我盡我的天職，我是那個不幸的罪人。我在此地是唯一有真知確見的人並且我說的是真話。我現在所做的事，在那上面的上帝看見，這樣也就穀了。您可以拘禁我，我既已在此地。我卻已經努力行善。我從前隱藏在一個名字的下面，我有資財，我做到了市長；我原想混跡在上等人中。這個彷彿是不能成功的。總而言之，我有許多事情，現在不能說出，我並不想把我一生的事都告訴你們，有一天大家總可以知道。我偷過那位主教先生的東西，這是真的；我搶劫過小隋衛，這也是

真的。別人向您說，常華尚是一個非常凶惡的無賴，他說得有理。但是罪過不見得完全屬於他一個人吧。聽我說，諸位裁判官先生，一個身分喪盡如我的人自沒有甚麼諍諫長官，或勸告世人的話可說；但是，請你們注意，我想避免的那種羞辱是一種有害的東西。牢獄製造囚徒。假使你們願意，請你們在這上面三思吧。在入獄以前，我是鄉間一個極不聰明的窮人，一種笨貨；牢獄把我變了。我從前是呆笨的，後來變成凶蠻了；我從前是一根木柴，後來變成了引火木。再到後來，寬仁和慈愛救了我，正如從前嚴酷斷送了我一樣。但是，請原諒，你們沒有能力聽懂我說的這些話。在我家裏壁爐的灰裏，你們可以把七年前我搶了小隋衛的那一個值四十銅子的錢尋出來。我再沒有甚麼旁的話要說。拘我吧。我的上帝！那位檢察長先生搖着頭，您說：馬德蘭先生發了瘋，您不相信我！這樣真苦了我。至少莫判那個人的罪！甚麼話！這般人全不認識我！蛇威可惜不在此地。他會認識我，他。

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把他說着這些話的那種口吻裏所含的悲抑而仁厚的苦況表現出來。

他轉過去對着那三個犯人：

——好吧，我認識你們，我白衛！您記得嗎……？

他停了口，遲疑了一回，又說道：

——你還記得你從前在獄裏用的那條線編的方格背帶嗎？

白衛大吃一驚，從他的頭望到他的腳，不勝駭怪。他繼續說道：

——單尼提，你爲自己起了混名叫 *Jemie-Dieu* 你的右肩全是很深的火傷痕迹，因爲有一天你把你的肩膀躺在一個盛滿了熾炭的火盆裏，想消滅 T F P 那三個字，但是那三個字始終沒有燒去。回答，這是不是真的？

——這是真的，單尼提說。

他又向郭虛白說：

——郭虛白，在你左臂灣的旁邊有一個用藥粉刻成藍字的日期。這個日期便是皇上從伽納登陸的日子，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把你的衣袖捲上去看。

郭虛白捲起他的衣袖，大家的目光都圍着他注視在他那只赤手臂上。一個警兵取來一盞燈；那手臂上面的確有這個日期。

那個不幸的人轉過來朝着聽衆，又轉過去朝着裁判官，他那種笑容令當日在場目擊的人們至今迴想猶覺得心中耿耿不安。那是凱旋時的笑容，也是絕望時的笑容。

——你們看清楚了我就是常華尙吧，他說。

在那個圓廳裏已經沒有裁判官，沒有原告，沒有警兵；祇有呆着的眼睛和傷感的心了。大家都想不起各人在那裏可做的是甚麼；那個檢察官已經忘記了自己在那裏原是爲着請求法律的裁判，那個庭長也忘記了自己在那裏原是爲着主席，被告辯護人忘記了自己在那裏原是爲着辯護。感人最深的事便是他絲毫不曾受審問，也絲毫不曾受法權的干涉。最卓越的景像便是吸收一切人的心靈，又使全體證人變成觀衆。在那時候，或者沒有一個人確實了解他自己的感觸；自然也沒有一個人說他看見了一種浩大的光明的煥發；可是大家都爲之心迷目眩。

常華尙明明是在衆人的眼前。這種事情有如光輝的四射。那個人的出現已經穀把方纔還那樣迷離的案情弄到明明白白。以後並用不着任何說明，全體羣衆，好像受了一種電力的啟示，都立刻懂得並且一眼便看清楚了這段關於一個捨身成仁的人的簡單而壯麗的故事。那些細故，那些

躊躇的心情，那些小小的可能的抗拒全被這種光明磊落的偉蹟沒煞了。

這種印象固然很快地便消滅了，但是在當時是銳不可當的。

——我不情願更擾亂公堂，常華尚又說道。你們既然不拿我，我就走了。我還有幾件事情要辦。那位檢察長先生知道我是誰，他知道我往那裏去，他在願意的時候便可以派人來拿我。

他向着出口走去。沒有一個人發出聲音，沒有一只手臂伸出來要阻攔他。大家都讓他的路。他在這時候有一種說不出的神威，使羣衆在一個人的前面畏縮，如牆而退，他緩緩地一步一步穿過人羣。永遠沒有人知道誰開了那扇門，但是他到那裏，門已經開了。這是的的確確的。走到門邊，他回轉身來說道：

——檢察長先生，我靜候您的處置。

隨後他又向着聽衆說道：

——你們大家，在此地的全體的人，你們覺得我可憐，不是嗎？我的上帝當我想到我曾經預備做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值得羨慕呢。但是我更希望現在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呵。

他出去了，那扇門又自己閉上，如同剛纔牠開開來一樣，因為作某些偉大的事業的人必定能穀得着羣衆中一個人的服役。

不到一個鐘頭，陪審員的決議把商馬第所受的一切控告全註銷了；於是立即被釋的商馬第嚇得莫明其妙地走了，以為在場的人全是瘋子，對於他目擊的情形也絲毫不曾了解。

第八卷 反噬

一 馬德蘭先生在怎樣的一面鏡子裏看他的頭髮

東方開始露出白色的微光。芳汀發了一夜的熱，並且失眠，這一夜中卻充滿了許多快樂的幻像；到早晨，她睡着了，那個守夜的辛白烈司姆姆乘她睡着便去再預備一份金雞納水。那位勤懇的姆姆登在療養室裏的配藥房裏已經有一些時候了，她彎着腰，仔細看她那些藥品和藥瓶，因為在天明時的微光裏有一層迷霧蒙着那些東西。忽然她轉過身來，細聲地叫了一下。馬德蘭先生突然現在她的面前。他剛纔靜悄悄地走進來。

——是您，市長先生！她叫道。

他低聲地回答說：

——那個可憐的婦人怎樣了？

——這個時候還好。但是我們很擔了心呢！

她把過去的情形告訴他，她說前一晚芳汀的狀況是很不好的，現在已經好些，因為她以為市長先生到孟費某伊去領她的孩子了。那個姆姆不敢問市長先生，但是她看神氣，明明知道他不是從那地方來。

——這樣都好，他說，您沒有道破她的空想，做得得當。

——是的，那個姆姆又說道，但是現在，市長先生，她將看見您，而看不見她的孩子，我們將怎樣向她說呢？

他呆想了一會。

——上帝會指示我們的，他說。

——但是我們總不可以說謊話，那個姆姆半吞半吐地細聲說。

房間裏已是大亮了。陽光正照着馬德蘭先生的面孔。那個姆姆偶然擡起頭來。

——我的上帝，先生呀！她叫道，您碰了甚麼事情？您的頭髮全白了！

——白了！他說。

辛白烈司姆姆沒有鏡子，她到一個藥囊裏去搜，抽出了一面小鏡子，這面鏡子是病房裏的醫生用來證明一個病人是否已經氣絕的。馬德蘭先生拿了那面鏡子，照着他的頭髮，說道，真奇怪！他淡漠地說了這句話，彷彿他正想着旁的事情。

那個姆姆覺得這事奇離不可解，冷了半截。

他說道：

——我可以看她嗎？

——難道市長先生不會把她的孩子領回來嗎？那個姆姆想問又覺得不敢地說道。

——我自然會把她領回來，但是至少非得有兩三天不行。

——假使她此刻不看見市長先生，那個姆姆戰戰兢兢地說，她就不會知道市長先生已經回來了，我們便容易安她的心，等到那個孩子到了，她自然會想道，市長先生是和那個孩子一同來的。我們便用不着說謊了。

馬德蘭先生好像思量了一會，隨後他又用他那種鎮靜的莊嚴態度說道：

——不行，我的姆姆，我應當去看看她。我的時候也許不多了。

『也許』這兩個字給馬德蘭先生的話一種深奧而奇特的意義，那個女信徒卻好像沒有注意到。他低着眼睛，恭恭敬敬地答道：

——既是這樣，市長先生可以進去；她現在正休息。

他留心了那扇關不好而聲音可以把那個病人驚醒的門，隨後他走進芳汀的房間，走到牀邊掀開一點點牀幕。她正睡着。她胸中噓出的呼吸聲使人聽了痛心，這種聲音是害着那種病的人們所專有的，也是使那些在夜間守護着無可診救而仍睡着的孩子們的慈母們痛心的。但是在她的臉上有一種無可形容的莊閒，使她在睡中另有一番神色，那種不靈便的呼吸並不甚使她的面目

失去那種莊閒。她的病容祇變成了白色，兩頰是紅豔的。她那些淡黃色的長睫毛是從她的童身和青春所留下的唯一的美色，儘管是垂閉着的，仍頻地跳躍。她全身也都顫着，有如那些欲開且合，行將助她飛去的羽翼的招展，我們祇能感覺而不能看見牠們的顫動。看她這種情形，我們永遠不會相信在那裏的便是一個幾乎絕望的病人。與其說她像一個將死的人，毋寧說她像一個將飛的鳥。

當我們伸一隻手去採花的時候，花枝總半迎半拒地抖着。在鬼手取人靈魂的時候，人的身體也有那種類似的戰慄。

馬德蘭先生在那牀邊呆呆地立了一回，輪流地看着病人和耶穌十字架，正如兩個月以前他第一次到這房裏來看她的情形一樣。在那時候，他們兩個人正和今日一樣，一個熟睡，一個祈禱；不過現在，過了兩個月的光陰，她的頭髮轉成灰色，而他的頭髮變成白的了。

那個姆姆沒有和他一同進來。他在那牀邊立着，一只手指壓在嘴上，彷彿房間裏有一個人，他要阻止他聲張似地。

她睜開眼睛，看見了他，帶着微笑，安閒地說道。

——珂瑞忒呢？

二 芳汀歡樂

她既沒有驚駭，也沒有歡樂的動作；她便是歡樂的本身。她發出『珂瑞忒呢？』這個問題的時候，她的信任是那樣深摯的，那樣的堅確的，完全沒有疑慮的存在，致使他想不出一句回答的話。她又說道：

——我知道您到那裏去過了。我睡去了，但是我看見您。我看見您許多時候了。我的眼睛跟着您走了一整夜。一道神光繞着您，在您的前後左右全是各式各種的天仙。

他擡起眼睛望着那個耶穌十字架。

——但是，她又說，告訴我吧，珂瑞忒在那裏呢？爲甚麼，當我醒來的時候，沒有把她擱在我的牀裏呢？

他機械地回答了一些話，以後他也永遠沒有想出他說的是甚麼。
幸而有人通知了那個醫生，他趕來了。他來幫助馬德蘭先生。

——我的孩子，那個醫生說，放心，您的孩子在這裏了。

芳汀的眼睛頓時發光，面上神采奕奕。她合起兩隻手，那種神情具有祈禱所能包含的最強烈而同時又最柔和的一切情感。

——呵，她喊道，把她交給我吧！

多麼動人的慈親的幻想！她始終以爲人家要把珂瑞忒交給她。

——還不行，那個醫生答道，現在不行。您的熱還沒有退淨。您看見孩子，一定會有刺激，這對於您的身體很不好。非先把您的病醫好了不行。

她躁急地插嘴說道：

——但是我的病已經好了！我向您說我的病已經好了！他真是一頭驢子，這個醫生呀！我要看我的孩子，我！

——您看，那個醫生說，您多麼容易動氣。如果您永遠是這種樣子，我便永遠不許您見您的孩子。看她一眼並不是就夠了，您還應當爲她保重您的性命。等到您不胡鬧了，我親自把她引來。

那個可憐的爲人母者灣着頭。

——醫生先生，我請您原諒，我真心地請您特別原諒。從前我決說不出剛纔我說出的那種話，我受的痛苦太多了，以至於我有時候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甚麼。我懂，您恐怕刺激，我可以儘您的量等着，但是我向您發誓，看看我的女兒，對於我是不會有害的。我看見她，從昨天晚邊起我的眼睛就沒有離開過她。你們知道嗎？你們現在把她交給我，我就可以好好地和她談心。此外再沒有甚麼旁的事，人家特地到孟費某伊去把我的孩子找來，我要看看她，這不是很正當的事情嗎？我並沒有發怒。我十分知道，我的快樂就在眼前。整夜裏，我看見了一些潔白的東西，和一些向我微笑的人。在醫生先生高興的時候，他就可以把我的珂瑞忒送給我。我已經不發熱了，我的病既已好了；我十分覺得我完全好了；但是我要裝出有病的樣子，一動也不動，這樣纔可以使此地這些女士們高興。別人看見我是很安靜的，就會說：現在應當把她的孩子送給她了。

馬德蘭先生正坐在牀邊的一張椅子上。她把臉轉過去朝着他；她明明極力要顯出安靜和『乖乖的』的樣子，正如她在那種和穉氣相似的病態裏所說的；她的目的是要使人看見她平

定，便不難把珂瑞忒送給她。但是，儘管強自鎮壓，她不能夠禁止自己不去問馬德蘭先生各種事情。

——您在途中安好嗎？市長先生呵！您多麼慈悲，爲了我去找她！您祇告訴我她是甚麼樣子就夠了。她一路來，沒有太辛苦吧？可憐！她不認識我了呵？這麼多年，她已經忘記我了，可憐的心肝！孩子們，總是沒有記心的。就和那些小鳥一樣。她們今日看一樣東西，明天又看一樣東西，隨後都一概忘記了。至少她的內衣總是白的吧。那兩個湯納提，照撫她乾淨嗎？他們給她吃甚麼東西呢？呵！從前在受難的時候，我想到這些事情，吃過多少苦，假使你們知道現在，這些都已過去了。我非常快樂。呵！我多麼要看她！市長先生，您覺得她標緻嗎？我的女兒生得美，不是嗎？你們在那輛公共馬車裏應當很受了涼吧！難道你們不能夠把她帶來祇等一刻功夫嗎？你們可以把她馬上帶出去。請您開口！您是主人，假使您情願的話！

他握住她的兩隻手——珂瑞忒生得美，他說，珂瑞忒的身體也好，您不久就可以看見他，但是您應當安靜一點。您說話太快了，並且您把手伸到牀外邊，您會咳嗽。

真的，芳汀幾乎一字一長咳。

芳汀並不苦求，她恐怕說出一些太熱烈的訴苦的話，反而把她所要使人對她生出的信心弄壞了，於是她說着一些平常的話。

——孟費某伊的景緻還好，不是嗎？到了夏天，有一些人到那兒去遊散。湯納提家的生意好嗎？在他們那個地方，過客並不多。那個客棧髒極了。

馬德蘭先生始終捏着她的手，望着她發急；他明明有一些事情要告訴她，現在又有些遲疑了。那個醫生診視了一回，便退了去。祇有辛白烈司姆姆在他們旁邊。

當這時候，從寂靜裏，芳汀叫道：

——我聽見她！我的上帝！我聽見她！

他伸出手臂叫她旁邊的人不要嚮；屏着氣，聽到心往神馳。

在院子裏正有一個孩子頑着；那個守門婆婆的孩子，或是隨便一個女工人的孩子。我們常常碰見一些偶合的機緣，彷彿助成各種慘史的神祕的出現；這個院子裏的孩子便是那種機緣之一。那個孩子是一個小女孩，跑來跑去，使身體煖和，高聲地笑唱。唉！在甚麼東西裏面沒有混着孩童的

遊戲呵！芳汀聽見唱的便是那個小姑娘。

——呵！她又說道，這是我的珂瑞忒！我認得出她的嗓子！

那個孩子來無影，去無踪，他的聲音遠遠地消沈了。芳汀又聽了一會，面容慘淡，馬德蘭先生聽見她低聲地說道：——那個醫生不許我見我的女兒，多麼心狠！那個人有一副壞樣子！

然而她心思的歡樂的背景又出現了。她頭枕在枕上，繼續向自己說道：——我們將來多麼快樂呵！第一，我們將有一個小小的花園！這是馬德蘭先生允許了我的。我的女兒在花園裏頑！現在她應當認識字母了吧。我將叫她拚字。她在草地上追着蝴蝶。我望着她。過後她就要去領第一次聖禮。呀！真的！她幾時要去領她的第一次聖禮呢？

她翹起手指來，數着。

——……一，二，三，四……她七歲了。再過五年。她會披一條白紗，穿一雙鑲邊襪，一副大姑娘的神氣。呵，我的好姆姆，您不知道我多麼蠢，我已經想到我女兒第一次領聖禮的事了！

於是她笑起來。

——他已經丟了芳汀的手。他聽着這些話，如同一個人聽着風聲，眼睛望着地，精神灌注在無邊的縈想裏。忽然一下，她不說話了，這個使他機械地把頭擡起來，芳汀神色大變。

她不再說話，也不再呼吸；她斜身坐起，瘦削的肩膀也從睡衣裏露出來，剛纔還喜氣盈盈的面色，現在變成土灰的了；恐怖使她的眼睛睜得滴圓，好像注視着她面前，在房間的彼端，一樣駭人的東西。

——我的上帝！他喊道，您見了甚麼東西，芳汀？

她不答應，她的眼睛絲毫不離開她彷彿看見的那件東西，她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臂，又用那一只手指着，叫他朝後看。

他轉過頭去，看見蛇威。

三 蛇威得意

以下就是當時經過的情形。

馬蘭德先生從阿哈斯法院裏走出來，已經是夜間十二時半了。他回到客棧裏，正是乘郵車走

的時候，我們記得，他在那裏定了位子。不到早晨六點鐘，他到了海濱蒙特猗，他第一樁要緊的事便把寄給拉斐特先生的信送到郵局裏，再到療養室裏去看芳汀。

但是，當他剛離開法院的公堂，那位檢察長的心神稍許定了一下，便立起發言，歎惜那位可敬的海濱蒙特猗市長的狂瀟行爲，聲言他的見解絲毫不曾被那種奇突的意外之事所變更，這種意外之事發生的動機，日後定可以水落石出，並且要求先行判決這個明明是真常華尙的商馬第的罪。這個檢察長堅持原議，顯然是和大衆——旁聽者，法官和陪審員——的情感相反的。那個被告的辯護人不費吹噓之力便把他那種言論駁倒了，並且認定這件案子的面目，經馬德蘭先生，就是說真常華尙的指示，已經根本變易了，在陪審員眼前裏的祇是一個無辜的人。那個檢察長接着又把用法不公，諸如此類的話，大聲疾呼地說了一番，可憐他不大有甚麼新的發揮，那個庭長在他的結論裏，也和被告辯護人的意見一致，過了幾分鐘，陪審員便議決了釋放商馬第。

然而那個檢察長非有一個真常華尙不行，丟了商馬第，便得捉住馬德蘭。

剛剛釋放商馬第，那個檢察長便立刻和庭長密議。他們討論着『拘拿海濱蒙特猗的市長先

生的必要。』這個有許多『的』字的句子出自那位檢察長先生，完全是他親自寫在呈司法長的報告裏的。那個庭長起初有些作難，過後也不大反對。法律自應當有牠的權力。並且，老實說，那個庭長雖然是一個慈祥而頗聰明的人，同時他又是一個剛強，幾乎熱烈的保王黨，海濱蒙特猗市長談到在伽納登岸那件事的時候，說了『皇上』而沒有說『盤訥泊泰』，他聽了便有些不快意。

於是乎通緝令發出去了。檢察長爲這通緝令派了一個專差兼程送到海濱蒙特猗，並且交與警察總監蛇威辦理。

我們知道，蛇威在立證以後，便立刻回到海濱蒙特猗了。

蛇威起牀的時候，那個專差正把通緝令和傳票交給他。

那個專差本是一個精幹的警吏，說一兩句話，蛇威便明白了在阿哈斯發生的事情。那道通緝令有檢察長的簽押，內容是這樣的：——總監蛇威速將海濱蒙特猗市長馬德蘭君拘捕歸案，馬蘭

德君在本日公堂內，已被認明爲已釋囚犯常華尙。

假使有一個人不曾見過蛇威，看見他走進到療養室的前房裏，他一定絲毫猜不到發生了甚

麼事情，並且會認爲他的神氣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他是冷峻，鎮靜，嚴肅的，灰色頭髮整整齊齊地貼在鬢旁，他剛纔走上樓梯的步伐也是和平日一樣從容不迫的。但是假使有一個人，深知其爲人，並且仔細地觀察了他，便會戰慄。他皮領的扣針，不在頸後，而在左耳的上邊。他那種從未有過的驚慌便在這上面露出了。

蛇威的品行是無可指斥的，他絕不讓他的職務或制服上有一點破綻；對於暴徒他是守法不苟的，對於他衣服的鈕扣是整飭的。

他的領扣都不扣好，在他心中，非有我們可稱爲「內心的地震」的那種衝擊，是不至於如此的。

他在鄰近的一個公署裏，請了一個什長和四個兵，便那樣毫無事情似地來了。他把那些兵留在院子裏，叫那個守門婆婆把芳汀的房間告訴他，那個守門婆婆沒有疑心，因爲她已經慣於看見那些武裝的人們來找市長先生。

蛇威到了芳汀的房門前，轉着鑰匙，用着看護婦或暗探的那種柔和推開門，進去了。

嚴格地說來，他並沒有進去。他立在半開的門口頭，帽子戴在頭上，左手插在他那件一直扣到頸子上的大禮服裏。在肘灣的衣摺裏，顯着他那根藏在身後的巨棍的鉛頭。

他這樣立着不動幾乎有一分鐘，大家都沒有看見他來。忽然，芳汀擡起眼睛，看見了他，又叫馬德蘭先生轉過去看。

在馬德蘭先生的視線觸着蛇威視線的時候，蛇威不移，不動，也不走近，面目變成了猙獰的人類情感最足使人不敢嚮邇的便是洋洋得意的時候。

那是一副尋着了對頭的魔鬼面孔。

他確信自己能夠捉住常華尙，於是他心靈中的一切全露在面目上了，猶如攪混了深底的泥浮到水面。起初他想到自己曾經有些誤入歧途，並且把那個商馬第錯認了一番，不覺有些慚愧，繼又想到當初那種神機妙算和素有的準確的本能，又矜矜自傲，慚愧的心便都消失了。蛇威的得意竟使他趾高氣揚，目無餘子。那種勝利的畸形醜態，在他那條徧仄的額頭上盡情流露。一副心滿足的面孔所能有肅殺之氣在那上面表露無餘了。

蛇威在這時候如在天庭。他自己雖不十分明瞭，但是對於他自身的重要和成功有一種模糊的直覺，他，蛇威，便是法律，光明，和真理的代表，正盡牠們的那種天授以鋤奸除惡的職責。在他的背後和四周，有一種深廣無邊的權力，理智，決斷，護法的良心，救世的公憤，一切星辰；他維持秩序；法律得了他便好像是雷霆之不可犯，他爲社會做惡懲頑，他以強力維護至理；他立在一道神光的中央；他雖然操着勝算，仍有挑釁和搏戰的餘勇；挺身直立，氣勢雄豪，精神煥發，他把一個勇武天神的那種超人的淫威沖滿天空了；他正成就的這件事業藏着駭人的黑影，使人想見在他掌中的那把人羣所授寶劍的光芒；他快樂而憤恨地用腳踏着罪，惡，叛逆，潛匿，地獄，他神采奕奕，他完成他的工作，他笑容可掬，在這個巨魔般的聖米色爾（註一）的心裏，的確有一種不容否認的偉大。

凶惡的蛇威卻毫沒有下賤的神氣。

正直，真心，誠實，明理，忠於職務，這些事情，在誤解了的時候，是可以變成醜惡的，但是，縱令醜惡，仍舊不失牠們的偉大；牠們的威嚴是人類的良心所特有的，在醜態中間仍能夠屹然存在。這些便

（註一）聖米色爾（Saint Michel）是有神術，善制魔鬼的天使。

是有一種缺點——誤解——的美德。服理過深的人的那種刻酷而正當的歡樂，在放縱無羈的時候，常保存了一種無可言喻的，陰森而可敬的光芒。蛇威，在他那種令人生畏的快樂裏，是和一切的得勢的愚人一樣值得憐憫。那副面孔所表現的，我們可以稱爲善中的萬惡，世間上沒有甚麼東西比牠更可慘可怕了。

四 司法者行法

芳汀自從市長先生把她從蛇威手中救出來的那天起，還沒有看見過蛇威。她的病腦完全莫明其妙；不過她十分相信他是爲了她來的，她受不了那副凶惡的面孔，她覺得自己的氣要絕了。她用兩只手掩着自己的臉，哀號着。

——馬德蘭先生，救我！

常華尙——我們以後便這樣稱呼他——立了起來，他用他那種最柔和又最平靜的聲音向芳汀說道：

——放心。他不是來找您的。

隨後他又向蛇威說道：

——我知道您來幹甚麼。

蛇威回答說。

——快走：

在說那兩個字的口氣裏面有一種說不出的，橫蠻和狂妄的意味。蛇威沒有說：快走！他說：「又！沒有字可了，表出他說那兩個字的聲音；那已經不是人的言語，一聲獅吼罷了。」

他是和平日的樣子迥然不同的；他絲毫不談到這個問題；他絲毫不拿出傳票。對於他，常華尙是一種奧祕的，神出鬼沒的戰士，暗中角力者，他捏住他已經五年了，沒有能夠制服他。這一次的拘捕不是起初，乃是結局。他所以祇說了：快走！

他這樣說着，也沒有走動一步；他把那種鐵鉤似的眼光，他慣於施用強使無賴們就範的那種目光射着常華尙。

兩個月以前，芳汀覺得穿入她骨髓的便是這種目光。

蛇威一聲叫，芳汀又把眼睛睜開了。但是市長先生在那裏。她有甚麼可怕呢？

蛇威走到屋子中間，叫道：

——你到底走不走？

那個不幸的婦人望了她前後左右。除開那個女信徒和市長先生，再沒有旁人了。對誰可以發出那個卑鄙的『你』字呢？祇可以對她發了。她渾身發抖。

於是她看見了一樁破天荒的奇怪事情，那件事情是那樣的奇怪的，即使是在她發熱時的那些最惡的夢裏也不曾見過。

她看見了那個暗探蛇威抓住市長先生的衣領；她又看見了市長先生低着頭。她彷彿覺得天昏地黑了。

真的，蛇威抓住了常華尙的衣領。

——市長先生！芳汀叫道。

蛇威放聲大笑，把他滿口的牙齒全突出來了。

——此地已經沒有市長先生了！

常華尙讓那隻手抓住他大禮服的領，並不動。他說：

——蛇威……：

蛇威不等他說完，吼道：——稱我做總監先生。

——先生，常華尙接着說，我要和您祕密地談一句話。

——大聲！大聲說！蛇威答道：人家對我說話總是大聲的！

常華尙低聲下氣地繼續說：

——我要請求您一件事情……：

——我叫你大聲說。

——但是那件事情祇有您一個人可以聽……：

——這和我有甚麼相干？我不聽！

常華尙轉身朝着他，急忙低聲的向他說：

——請您暫緩三天！三天，我可以去領這個可憐婆子的小孩！應當要多少錢我都付。假使您要跟着我走也可以。

——笑話！蛇威叫道。哼！我現在纔知道你是一個這樣的蠢東西！你要我緩三天，你好逃！你說要去領這個娼婦的孩子！哈哈！妙極了！妙極了！

芳汀抖了一下。

——我的孩子！她喊道，去領我的孩子！她原來不在此地呵！我的姆姆，答應我，珂瑞忒在甚麼地方？我要我的孩子！馬德蘭先生！市長先生！

蛇威提起腳來一頓。

——現在這一個也來纏不清了！你到底閉嘴不開嘴，騷貨！這個可恥的地方，囚犯做官長，公娼享着伯爵夫人的清福！不用忙！世界要變了；還來得及。

他瞧着芳汀不動，再一把抓住常華尙的領帶，襯衫和衣領，說道：

——我告訴你，此地沒有馬德蘭先生，也沒有市長先生。祇有一個賊，一個強盜，一個囚犯，叫常

華尙就是我現在抓着的他！這就是此地有的東西！

芳汀直跳起來，靠在她那兩只僵硬的手臂和手上面，他望着常華尙，望着蛇威，又望着那個女信徒，張開口，彷彿要說話，一口痰從她的喉嚨底下衝上來，她的牙齒抖到格格作聲，她悲傷地伸出兩只手臂，焦急地張開兩只手掌，並且向四方摸索，好像一個滅頂的人，隨後她忽然癱在枕頭上。她的頭撞了牀頭，又彈回來落在胸上，口張着，眼睛睜開，呆着不動。

她死了。

常華尙把他的手擱在蛇威還握着他的那只手上，掰開牠，好像掰嬰孩的手，隨後他向蛇威說道：

——您把這個婦人嚇死了。

——不許多說，怒氣沖天的蛇威叫道。我到此地不是來聽道理的。把你的道理坑起來吧。隊伍在樓下馬上走，不然我就要用鐮鍬了！

在那間屋子的一個壁角裏，有一張壞的舊鐵牀，是平日給守夜的姆姆們做臨時牀用的。常華

尙走到那張牀的前面，一轉眼便把那張業已破損的牀頭拆下來了，有他那樣的膂力，這原不是一件難事，他緊緊握着那根大鐵條，望着蛇威，蛇威退過門邊去了。

常華尙手裏握住鐵條，慢慢地向着芳汀的牀走去。走到了的時候，他又轉過來，用一種旁人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向蛇威說道：

——我不勸您在這時候來打攪我。

一樁十分可確的事，便是蛇威嚇得發抖。

他原想去叫警兵，但是常華尙可以乘機逃脫。於是他祇得守着不動，抓着他手杖的小端，背着門框，眼睛不離常華尙。

常華尙的肘依在牀頭的圓球上，手托着額頭，端詳着躺着不動的芳汀。他這樣等着，凝神，噤口，他所想的自然不是這人世中的事了。在他的面容和體態上僅僅祇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惜的顏色。這樣地遐思了一會之後，他俯身到芳汀的耳邊，細聲向她說話。

他向她說甚麼呢？這個待死的囚徒對那個已逝的婦人有何可說呢？那究竟是一些甚麼話呢？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聽見過這些話。那個死者可又聽見了嗎？有些動人的幻想也許就是神妙的實情。毫無疑問的便是辛白烈司姆姆——她是當時唯一的證人——常常談道：常華尙在芳汀耳邊說話的時候，她看得清清楚楚，死者的灰色嘴唇，曾經莞然微笑，她那兩只驚魂未定的眸子，也欣欣然有喜色。

常華尙用兩隻手捧着芳汀的頭，好好地攔在枕頭上，好像慈母對待愛兒，他把她睡衣的帶子結好，把她的頭髮塞進帽子。做完了這些事，他又閉上他的眼睛。

芳汀的面龐在這時候彷彿亮得可怪。

死，便是走進廣大的微光。

芳汀的手還垂在牀沿外。常華尙跪在這只手的前面，輕輕地拿起來，吻了一下。

他於是立起來，轉身向着蛇威：

——現在，他說，我跟你走。

五 一塚適宜的墓

蛇威把常華尙送到城中的獄裏。

馬德蘭先生被捕的事情使海濱蒙特猗的人民大爲驚駭，其實也不過是一時的非常震動而已。不幸我們不能夠瞞住不說，僅僅爲了：『他從前是一個囚犯』這幾個字，大家便幾乎完全把他忘了。不到兩個鐘頭，已經沒有人想到他所做過的善事，他已經祇是『一個囚犯』。大家還沒有知道在阿哈斯經過的詳細情形，那是的確的。一整天之內，城裏四處都有這樣的談話——您不知道嗎？他原是一個被釋的囚犯！——誰呀？——市長。——啐！馬德蘭先生嗎？——是呀。——真的嗎？——他原來不叫馬德蘭，他的真名真怪極了，白常，博常，布常。——呀，我的天！——他現在去坐牢去了。——坐牢去了！——他暫時還在城中的獄裏，不久就會被押到別處去——押到別處去！他們要把他押到別處去！他們想把他押到甚麼地方去呢？——因爲他從前在大路上犯了一樁劫案，還得上高等審判廳去。——原來如此！我早已疑心到了。這個人平日太好，太完善，太信上帝了。他辭謝過十字勳章。他在路上碰見一般小流氓總給錢給他們。我心裏常常想，在他的底裏有一定有一些不正當的歷史。

尤其是在那些『沙龍』裏，充滿了這類見地。

一個訂閱白旗刊物的老貴婦人想出了一句這樣的話，其意之深幾乎不可測度：

——我並不以為可惜。這對於盤訥泊泰的黨徒是一種教訓！

那個稱為馬德蘭先生的遊魂便這樣地在海濱蒙特猗消滅了。全城之中，祇有三四個人追念他。服侍過他的那個老守門婆便是此中的一個。

當天日落的時候，那個忠實的老婆子還坐在她的門房裏，想到人事淒涼，惶惶不知所措。那個製造廠關了一整天，正門門起來了，街上行人稀少。在那所房子裏，祇有兩個女信徒，佩爾佩狄姆姆和辛白烈司姆姆，守着芳汀的屍體。

快到平日馬德蘭先生回家的時候，那個好心的守門婆子機械地立了起來，把馬德蘭先生的房門的鑰匙從一只抽屜裏拿出來，還有他每天晚上用來照着樓上的那個蠟燭臺，隨後她把那片鑰匙掛在他慣於尋取的那個釘上，燭臺擱在旁邊，彷彿她候他似地。她又回轉去坐在她的椅子上，呆想着。那個可憐的好老婆子機械的做了這些事情，自己茫無所知。

過了兩個多鐘頭，她纔如夢初醒地喊道：——真的！我的慈悲上帝耶穌！我還把鑰匙掛在釘子上呢！

正在這時候，門房的玻璃窗自己開了，一只手從那個洞裏伸進來，拿着鑰匙和燭臺，又在另外一支長燭上把他的燭點燃。

那個守門婦人擡起眼睛來，張開口，想喊，又停住在喉嚨裏。

她認識那隻手，那隻手臂，那件大禮服的袖子。

那是馬德蘭先生。

過了幾秒鐘，她纔說出話來，『嚇呆了，』這是她自己過後向人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所用的字。

——我的上帝，市長先生，她終於喊着說，我還以為您……

她停了口，那句子的末段對於前一段會失敬。常華尙對於她始終是市長先生。

他把她的意思說完：

——進監牢了。他說，我到了監牢裏，我把一個窗子的鐵桿折斷了，從屋頂上跳下來，便到了此地。我現在到我房間裏去。您去把辛白烈司姆姆找來。她一定是在那個可憐的婦人旁邊。

那個老婆子連忙聽命去辦。

他絲毫沒有囑咐她甚麼話；他十分明白，她保護他比較他自己保護自己還穩當些。

別人永遠沒有知道怎樣他能夠不開正門而到了院子裏。他本來有一片開一扇小側門的鑰匙，並且他時時帶在身上；但是他一定受過搜查，鑰匙也一定被人收去了。這一點沒有人想通過。

他走上通他房間的那個樓梯。走到頂上，他把燭臺擱在樓梯的最高的一級上，輕輕地開了門，又一路黑摸，走去把他的窗子和窗板關上，再回頭來拿他的燭臺，進他的房。

這種謹慎是有用的；我們記得，從街上可以看見他的窗子。

他向四角望了一眼，檯子上，椅子上，和他那張三天沒有弄散的牀上。前晚的零亂沒有留着絲毫的痕迹。那個守門婆婆已經收拾好了房間。不過她把那根棍子的兩個鐵頭和那個燒烏了的值四十銅子的錢從灰裏拾了起來，並且乾乾淨淨地擺在檯子上面了。

他拿了一張紙，在上面寫道：『這便是在法庭裏說過的那兩個鐵的棍頭和搶了小隋衛的那個值四十銅元的錢；』他又把那個銀錢和那兩塊鐵擺在這張紙上，使人走進房間，一眼便可以看見。他把他的那件舊襯衫從櫥裏拿出來，撕成幾條破布，包那兩隻銀燭臺。他既不匆忙，也不驚惶，一面包着主教的那兩支燭臺，一面咬着一塊黑麵包。那大致是他在逃走的時候，帶出來的一塊牢監裏的麵包。

後來警廳來檢查，在地板上發現了一些麵包屑，便證明他吃的確是獄裏的麵包。有人在門上輕輕地敲了兩下。

——請進，他說。

她面色是土灰的，眼睛是紅的，手裏拿着的蠟燭發戰。命運的慘酷有這樣一點特別的地方：無論我們是怎樣善良或冷漠，一旦遭遇了命運的慘酷，原有的人性便從心腸的底裏被逼着流露出來。那個女信徒遭了這一天的強烈的打擊，又變成了俗婦。她哭了，並且發抖。

常華尙剛剛在一張紙上寫了幾行字，他把這張紙交給那個女信徒，說道：——我的姆姆，請您

把這個交給本堂牧師先生。

那張紙是展開着的。她在那上面瞟了一眼。

——您可以看他說。

她唸着：——『我請本堂牧師先生料理我在此地留下的一切；並請將雜物變賣，代我償付認費，和今日死去的那個婦人的葬金。餘款捐與窮人。』

那個姆姆想說話，但是她的喉哽咽着說不清楚。後來她勉強說了一句：

——市長先生不想再看一次那個可憐的苦命人嗎？

——不，他說，捉我的人就在後面追着我，我到她房間裏去，那一般警兵來了，死者會睡不安寧。他的話剛說完，樓梯下面便鬧得一片響。他聽見無數的脚步聲，走上樓來，又聽見那個守門的老婆子用她那種最高又最銳的嗓子說道：

——我的好先生，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向您發誓，今天從早到晚，沒有一個人到此地來過，並且我也沒有離開我的位子！

一個人回答說：

——但是在那個房間裏有燈光。

他們認出了蛇威的聲音。

那個房間的構造是這樣的？房門開着，便可以把右邊的牆角遮着。常華尚吹滅了燭，躲在那個角裏。

辛白烈司姆姆跪在桌子旁邊。

那扇門自己開了。

蛇威走進來。

許多人耳語的聲音和那個守門婆子在走廊裏的辯駁聲，他們都聽得見。

那個女信徒仍舊低着眼睛。她正在祈禱。

一支細燭在爐几上，稍微發一點光。

蛇威看見了那個姆姆，便停住了腳，不敢爲難。

我們記得，蛇威的本性，他的氣質，他的一噓一吸都是對於權力的尊崇。他對於一切的權力，一律看待，毫無違反或局部信仰的地方。教會的權力對於他自然是至高無上的了。他是信徒，在這一點上，和在其他一切的地方一樣，淺薄而規矩。在他的眼睛裏，牧師是一個沒有錯處的神明，女信徒是一種純潔無罪的生物。他們都是與世事隔絕了的心靈，好像他們心靈的四周都被高牆圍着，祇有一扇唯一的，不說真話便永遠不開的門。

看見那個姆姆，他第一個動作，便是向後退。

但是另外還有一種職務，束縛了他，並且極力地推他前進。他的第二個動作便是停下來，並且至少冒險問一句話。

那是一生不曾說謊的辛白烈司姆姆，蛇威知道，並且因此特別地尊敬她。

——我的姆姆他說您是一個人在這房間裏嗎？

那個可憐的守門婆嚇得魂不附體，以爲事體弄糟了。

那個姆姆擡起眼睛答道：

——是的。

——既是這樣，蛇威又說，請您饒恕我的麻煩，這是我分內的事，今天您沒有看見一個人。他逃走了，我們正尋他，——那個叫常華尙的東西，您沒有看見他嗎？

——沒有。

她說了假話。連着兩次，不躊躇，敏捷地說着假話，把她自己忘了似地。

——得罪，蛇威說，他深深地行了一個禮，退出去。

呵聖女！您跳出凡塵已經許多年了；您已經在光明裏和您的童貞姐，安琪哥參合了；您這一次的謊話在天堂裏是逃不了審判的呵！

那個姆姆的話，在蛇威聽來，是那樣的可靠的，以至於剛纔吹滅了，還在檯子上出煙的那支耐人尋味的蠟燭，也沒有引起他的注意。

過了一個鐘頭，一個人在樹林和迷霧之中，大步地離開了海濱蒙特猗，向巴黎方面走去。這個人便是常華尙。三兩個車夫碰見了他，他背着一個包袱，穿了一件布罩衫。他在甚麼地方得了那件

布罩衫呢？永遠沒有人知道。但是，在製造廠的療養院裏，幾天以前，一個老工人死了，祇留下一件布罩衫。也許就是那一件吧。

關於芳汀的最後一句話。

我們全有一個慈母：大地。芳汀歸到這個母親的懷裏去了。

那個本堂牧師把常華尙留下來的東西變賣了，儘量地把錢留給了窮人；他自以為做得得當，也許竟是得當的。況且，這事關涉到誰呢？一個囚犯和一個娼婦。因此他把芳汀的殯葬都辦得極其簡陋，極力減削，把她送到義塚裏去葬了。

於是芳汀便葬在墓地中的那塊屬於大家而不屬於任何人，並且使窮民千古埋沒的公土裏。幸而上帝知道到甚麼地方去找她的靈魂。他們把芳汀隱在亂骨的中間，遍地遺骸，也得叫她消受。她被拋在公衆的溝壑裏了。她的塚正像她的臥牀。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2069



00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2069